

序 言

这本小册子，是撫順矿区在社会主义阶级教育运动中，搜集的矿工的忆苦思甜、新旧对比材料，经过整理选编的一部矿工家史。

矿工在旧社会里，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迫害最惨。当年，在撫順地区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一到千金寨，
就把铺盖卖，
新的换旧的，
旧的换麻袋。

.....

这是矿工对万恶的旧社会的控诉。

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临近垮台的前夕，为了维护它们的反动统治，对矿工实行更加惨无人道的血腥镇压，把那些年老体弱，身残有病的人，活活送进炼人炉，埋进万人坑。日寇还以“政治犯”、“思想犯”、“经济犯”等种种罪名，把无辜的矿工送进“矫正辅导院”，进行残酷的折磨。这本

小冊子里記錄的血淚斑斑的史實，就是三大敵人罪惡的鐵証。

讀了這本小冊子，可以促使我們永遠記住過去苦，更加珍惜今日甜，知道今天幸福生活來得不易，更加熱愛黨，更加熱愛毛主席。讀了這本小冊子，可以幫助我們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來武裝我們的頭腦，抵制資產階級思想的影响和腐蝕，提高革命警惕性，激發革命意志，促進思想革命化，把共產主義革命事業進行到底！

撫順礦區政治部

一九六四年四月

目 录

序 言

- 一張象片寄深情·····王 平 为 工 (1)
- 苦蔓甜瓜····· 李代生 (21)
- 郑大娘····· 姚 杰 (46)
- 来到千金寨····· 姚 杰 (66)
- 虎口求生····· 姚 杰 (76)
- 新屯脱險記·····时 峰 洪 禹 (87)
- 更名記····· 时 峰 洪 禹 (101)
- 叙家史····· 时 峰 洪 禹 (112)
- 历尽苦难見阳光····· 为 工 (120)

附 录

- 牟家大柜·····龙凤矿矿史小組 整理 (136)

一張象片寄深情

王平 为工

龙凤矿第一采煤区区长刘振山同志，家里有一張象片，是他一九五六年出席全国煤矿系統先进生产者代表會議时的合影。他十分珍視这張象片，把它当成傳家宝，要一代一代地傳下去。提起这張象片，他为今天当矿工感到光荣和幸福，同时也使他想起过去的悲痛生活，想起他的童年和他当矿工的經歷。

辛酸血泪流不尽

飢寒交迫闖关东

刘振山的家，原住在山东省临清县长屯。从刘振山記事的时候起，飢寒就逼得他們家里，母子不能团聚，夫妻不能团圆。爹爹刘开忠，常年在外边靠卖零活、打短工度日子。姐姐十四岁就送给老楊家做童养媳，活活被折磨死了。娘领着振山和小妹妹，成年累月靠挖野菜討飯度时光。那年月，穷人多，富人少，討飯有吃不尽的苦头。地主老財的冷言恶語难受，还得时时提防他們的恶狗伤人，更令人伤心的

是，常常走东村串西舍地跑了一天，到晚来，还得空着餓得咕咕响的肚子往家走。在漫漫的长夜里，大人勒紧裤带，喝口冷水也就过去了。可是，不懂事的小妹妹到了这个时候，总是死纏着娘，抱着破筐子哭喊：“娘，我餓，我餓呀！”

每当这个时候，娘总是摟着小闺女，摟着小振山，紧紧地偎依在一起，默默地流着泪。

挨餓，受冻，到晚上还能够偎依在娘的身边睡一觉。可是，就是这样的温暖也不可多得。

刘振山十二岁那年，临清县遭到了灾荒，讨飯的日子更不好过了。为了減輕娘的負担，小振山离开了娘，一个人到淄博去讨飯。他怕小妹妹餓了又找娘要吃的，讨到稀的自己喝，讨到干的就留着。他想：我得积攒着点送回家去。

一个孩子，离开娘日子久了，总是想家。他挂念小妹妹，更挂念着娘。走到荒郊野外，听到风吹落叶的响声，就象是小妹妹的喊餓声，又象是娘的哭泣声。“孩子，快讓娘看看你吧！”在他的面前仿佛出现了娘和小妹妹那挨餓消瘦的面孔。他下定决心，要赶回家去看看娘。

淄博离家几百里地，小振山一連走了三天三夜，到了楊庄，离家还有三、四里地，天就黑了。他还想赶回家去。可是，光脚板上磨得尽是血泡，每向前移动一步，都痛得渾身发抖，实在沒有力气再往前走了。他在乱葬崗子里找到个坟坑，抓了把枯草和树叶子垫在底下，就蹲在那里过夜了。

夜静更深，狂风嗚嗚地叫，四野一片漆黑。刘振山也不

管这些，只是一心想念着娘。他走得又飢又渴，想弄点吃的。伸手摸摸筐子里的几块餅子、几个烂地瓜，嘴里咽下了几口唾沫，又放下了。他心里想：快要到家了，娘和妹妹要是看到这些，該有多欢喜啊！

熬过了漫漫的长夜，东方发白了。刘振山立起身来，刚想迈步赶路，两只脚掌象針扎似的痛，原来脚底板都流黄水了。“不能停下来，得赶回家去！”他警告着自己，就用膝盖和两手爬着走。三里多路，从早晨爬到晌午，望到家了，就要見到娘了，他要把几天来所受的风霜之苦向娘傾訴，他想能讓娘撫摸一下他的脚，心头的痛苦也会減輕許多，他想啊想的，就一連喊了几声：“娘，娘呀！”

这微弱的声音，慢慢地随风消失了。沒有看見娘出来，也沒有听见娘的答应声，只隱隱地听到象是娘的呻吟声从屋里穿出来。

刘振山急了，也顧不得脚痛，爬起来就往家里跑。进屋一看，娘躺在一堆谷草上，臉蜡黄，眼眶陷得老深，半天喘不出一口气来。刘振山忙趴倒在娘的身边哭喊：

“娘，你睜开眼睛看看呀！你的振山回来了，还討回来了几块餅子！”

娘象是听到了小振山的喊声，两只深陷的眼睛，慢慢地張开了一条縫，瞅了瞅小振山，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嘴角动了动，一句話也沒有說出来就咽气了，娘再也不能吃餅子了。

小振山伏在娘的身上，哭昏了过去。醒来，才看到六岁的小妹妹也餓死在娘的身边，嘴里还叼着一把干草。

刘振山再也听不到小妹妹的喊“餓”声了，娘再也不能撫摸着他的头問寒問暖了。小振山坐在娘的尸体旁边，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破筐子，嘴里直后悔地喊：

“我回来晚了！我回来晚了！”

爹听到娘的死信，丧魂落魄地赶回来，用家里仅有的一床破褥子，把娘和小妹妹的尸体卷在一起，就送出去埋了。

娘死了，小振山失去了母爱，也失去了家。爹还是照常出去卖零工。小振山白天出去討飯，晚上就住在姥姥家里。姥姥疼他，可是，姥姥家里也穷……再說，依靠亲戚也不是长久的打算。

一九四二年春天，撫順牟家大柜到临清县招工，那个招工的順口胡謔，逢人就說：

“穷乡亲们，闖关东去吧！撫順那地方，住的是楼上楼下，吃的是大米白面……”

爹也知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可是生活逼得他活不下去了，就和小振山商量：

“咱爷俩守在家里也是餓死，不如闖关东去，也許能找条活路。”

小振山还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就跟着爹来到撫順。

南山坡上埋父骨 活地獄里受熬煎

刘振山爷俩来到撫順，分撥到龙凤矿伊把头手下。爹出了号头（那时候矿工沒有名字，都編成号头），第二天就下煤洞子干活。刘振山年岁小，还得出去討飯。

伊把头管十栋大房子，四面都圍着刺綫加电网，还有矿警看守着，比看押犯人还严。每栋大房子里住五十多号人，都挤在一鋪大炕上。炕上沒有炕席，沒有鋪盖。睡觉时，磚头和柳条帽就算枕头，鋪的是洋灰袋子，盖的是破麻袋片。大房子里，人多窗戶小。冬天，房頂上的冰溜子結二、三尺长，四壁白霜有一寸厚；夏天，臭气熏人，臭虫、虱子滿炕爬。每栋大房子里，还有个看房子的先生看管着。每天下煤洞子干十三、四个小时活，只发給十二个蒜头大的窩窩头。这时，刘振山爹才知道他們陷进了人間地獄，鬼子把头就是催命的閻王小鬼。

刘振山爹一連在煤洞子里干了三个多月，沒有歇过工。一天，爹从煤洞子上来就病倒了，发高热。第二天早上，他还想起来下煤洞子去。剛站下地，两腿直哆嗦，渾身顫抖。

刘振山看爹病成这个样子，就含泪站在一边劝說：

“爹，你就歇天工吧！孙先生不給发窩头，我出去討飯做点湯咱俩吃。”



看房子的孙先生，工人都叫他“孙扒皮”，这家伙对待工人最狠毒。这时候，孙扒皮就象个催命鬼似的，又闖进大房子来催班了。他看见振山爹还没有起炕，老远就恶狠狠地喊：

“老刘头，你快起炕给我下井去！”

刘振山代爹求情地说：

“孙先生，我爹病了，你就给他一天假吧！”

孙扒皮没有理这个碴，三角眼一瞪，张口就骂道：

“你他妈的才来几天，也学会了这一套，能下煤洞子也得下，不能下煤洞子也得下，孙先生手里鞭子可不留情。”

振山爹没有搭理他。孙扒皮就象条恶狗似的扑向爹，一手抓住爹的头发，一手举起胶皮包的钢丝鞭子，朝着爹的头

上、身上抽打。爹的眼角流血了。刘振山站在一旁哭喊。同房子的伙友们也闻声赶来……孙扒皮才住了手。但是，爹还是被逼着下了煤洞子。

刘振山爹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下煤洞子，鬼子班长田东就恶狠狠地举起小榔头，硬逼着他到冒顶的掌子里去拉木头。爹刚走进去，就轟隆一声掉下一块大煤，把爹的腿给砸断了。爹痛得喊：“救命呀……”鬼子田东横眉立目地站在一边，动也不肯动一下，嘴里还不住地翻着洋话。

后来，还是几个伙友听到喊声赶来，才把爹背出煤洞子。

那时候的矿山，医院也是为鬼子和把头开的。爹送进医院里，鬼子大夫连看也没看一眼。一个护士用条白布把爹的断腿缠了缠，送回大房子里，就再也没人管了。

爹的断腿一天比一天恶化，红肿流脓。小振山日夜守护在爹的身边，为爹擦脓，为爹送水喝，他怕爹要再有个好歹……小振山不敢往下想了，就偎依在爹的身边流泪。

在这时候，爹总是抚摸着振山的头顶，颤声地说：“爹陷进这活地狱里，怕是不能活了！等爹死了，你快想办法离开这里吧！逃出这鬼门关吧！”爹的伤心的眼泪滚落在小振山的衣衫上。小振山默默地含着眼泪记着爹的话。

爹不能下煤洞子，一天十二个窝窝头也领不到了。小振山只得出去讨饭、挖野菜，做点汤和爹一起吃。

一天，小振山出去讨饭回来，还想着给爹熬碗汤喝呢。没想到一走进大房子，爹不见了，炕上只留下一根锅把，一滩

血水。小振山头嗡的一声响，心里象扎进了万把钢刀。他知道爹不能好了，他日夜担心怕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一个工人叔叔走过来，扶着刘振山说：

“咱们快到南山坡去看看吧！一定是孙扒皮乘着你出去，伙友们都下煤洞子的时候，把你爹拖走了……”

刘振山一听说，转身就朝南山坡跑去。到了南山坡，没有看到孙扒皮，也没有看到爹爹，只有几条恶狗在打转转，一群群老鸹在呱呱地乱叫。这时候，多亏有几个下煤洞子回来的伙友陆续赶到，赶走了恶狗，才在几块大石头和一堆新土底下找到了爹的尸体。爹爹被孙扒皮活埋了。

小振山两手拚命地抓着那一堆埋爹的新土，他恨这土，他恨这石头，他恨孙扒皮……他要看一眼死去的爹爹……

小振山在工人叔叔的帮助下，重新掩埋了爹的尸体，又在爹的坟前插了个木牌子。他跪在坟前立誓说：

“爹爹，儿要永远记住你是怎么死的！”

爹死后，无情的灾难又落到刘振山的头上。孙扒皮逼着刘振山顶爹的号头下煤洞子。

那时候的煤洞子，就象一个吃人的魔窟，坍塌、冒顶、瓦斯事故不断发生。别说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就是成年人进了这个魔窟，也是九死一生。当时人们都说下煤洞子是：

“吃的阳间饭，干的阴间活”，“三块石头夹块肉”。矿工就是过着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

有一天，刘振山正在大掌子里看溜子，只听轟的一声冒

頂了，煤和夾石象一堵牆傾泄下來，把溜子道堵塞了，劉振山被埋在裡面。

鬼子班長三出趕來，不管裡面埋沒埋人，硬把工人往外攆。

劉振山埋在裡面，開始只覺得眼前一片黑，吓昏了。後來清醒了一點，伸手摸摸，頭上有塊大汗石架在煤壁上，劉振山沒有被砸死，也沒有被砸傷，他拚命地喊“救命呀……”嗓子喊啞了，也沒有人應一聲，慢慢地又昏迷過去了。

晚上，劉振山沒有回到大房子里，工人叔叔知道劉振山是埋在煤洞子里了。

第二天，老木工邢玉祥到冒頂的掌子頭去釘門子，聽到有呻吟聲，他約了幾個工友一起動手，才把劉振山扒出來。

這時，劉振山只剩下一口氣未斷，鼻子、嘴、耳朵里，都塞滿了煤灰，差一點沒有死在煤洞子里。

劉振山想離開這座活地獄，可是，插翅也難飛啊！

到後來，小鬼子快垮台了，對礦工的統治更加殘酷。南山坡上有煉人爐，和劉振山同住在一棟大房子里的小袁的爹爹，就讓鬼子活活拖出去煉了。煤洞子里的安全更是無人過問，七處冒火，八處冒煙。

有一次，劉振山正在掌子頭干活，忽聽得轟隆一聲巨响，眼前一道閃光。劉振山感到象有一股巨大的火風把他掀倒，當時就昏迷過去了。等到劉振山清醒過來時，只聽到一片人聲喊叫，和劉振山在一個大掌里干活的十幾個人，都

被瓦斯燒了。刘振山跟着一股人流爬到井口。小尹看到刘振山的头发都被燒焦了，忙問：“你被瓦斯燒了？”

刘振山在一片慌亂中，沒有覺察到自己也被燒了，還說：“沒有。”

小尹掀起刘振山的衣服仔細一看，他的右脊背上燒起了一個大水泡，衣服也燒焦了。小尹忙把刘振山背到醫院里，那里已經躺着三十多個被燒傷的人，沒有人管，不一會就死了好幾個。小尹急得又把刘振山背回大房子里。后来，还是老工人用偏方給治好了。直到今天，刘振山的脊背上还留下碗口大的伤疤。这块伤疤記錄了刘振山在旧社会里遭受的苦难和对旧社会的仇恨。

当时流傳在撫順地区有一首民歌：

千金寨，真凄凉，
大房子和監獄沒兩样，
房前屋后是万人坑，
苦力昼夜愁斷腸。

刘振山和所有的矿工，就是在这样的死亡綫上掙扎。

风展紅旗三冬暖
翻身矿工斗志高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撫順市解放了。龙凤矿門前，紅旗招展，到处呈現出一片欢騰景象。人們个个喜笑颜开，奔走相告：毛主席的队伍来了！矿工翻身了！

刘振山走在矿工的队伍里，活跃在人群中。虽然是数九寒冬，他的心里却是热呼呼的。

軍代表刘鳴等同志来到龙凤矿，首先給矿工发“救命粮”。矿工們都說：“有了高粱米，咱們吃飽了，得好好地干活。”

为了迅速恢复生产，軍代表深入矿工宿舍、住宅区，向矿工們講述革命斗争的故事，启发工人的主人翁責任感，并且說明恢复生产的重大意义，具体帮助矿工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問題。

刘振山虽然年紀輕，軍代表講的話，他句句記在心里；軍代表做的事，他件件贊成。用刘振山的話說：“党做的事，件件都合乎工人的心意。”

矿山恢复生产，刘振山主动申請到大掌子里去采煤。

当时，井下生产条件很不好，刨一天煤，累得腰酸腿痛，刘振山一点也不灰心。他想：現在为我們自己生产煤炭了，要好好地干一場。他刻苦钻研刨煤技术，向老工人学习刨鑛的方法。

一天，刘振山正在大房子里，用粉笔画着煤层图，工会李主席来了。刘振山不好意思地赶紧擦去粉笔道道。

李主席拍着刘振山的肩膀笑笑說：

“小刘，你又在學習分析煤层了吧？好哇！咱們翻身当了国家的主人，要練出点真本領，才能把我們的国家建設好哇！”接着，他又給刘振山講旧社会把头剝削工人、地主剝

削农民的狠毒手段，講穷人头上的三把刀子，講什么是階級，什么是階級斗争……最后归結到怎样才能翻身做主人这个主题上来了。

李主席走后，刘振山反复地想，他从娘的死想到今天翻身当了矿山的主人，他觉得党教育工人的話句句是真理。他又想起軍代表們来到矿里，和工人一样起早貪黑，井上井下地忙着。他越想越觉得心里热呼呼的。他恨自己不能多长出两双手、三双手……使出自己最大的力量，把矿山早日建設好，为国家多生产好煤。

一九四九年，刘振山当了采煤生产組长。組里有个老工人王玉宏，常常不上班。他說：“旧社会俺住在大房子里，四面有人看管着，跑不了。今天解放自由了，我得回家种地去。”

刘振山想起了党的教导：要把大家都团結起来，才能把生产搞好。

一天，刘振山上班前，早早到了王玉宏家，說：“王大叔，今天上班吧！”

王玉宏順嘴編了个理由說：“我没有靴子穿！”

刘振山說：“你是穿39号的吧？合作社里有卖的。”

王玉宏又說：“沒有錢哪！”

刘振山到合作社里給买了一双靴子，王玉宏还是不想走，又說：

“小刘，你先走吧，我还没有吃飯呢！”

刘振山想了想，心里忽然亮堂了。对！得用軍代表交給的那把鑰匙。他笑了笑說：“沒吃飯，我等你一会。”接着他又向王玉宏講自己的切身經歷，最后他說：“王大叔，你和俺爹都是一塊采煤的老伙計了！今天，咱可不能好了瘡疤忘了痛啊！”

刘振山这么一說，勾引起了王玉宏許多辛酸的回忆。他想：“是呀！要都象我这样，还怎么能当国家的主人呢？我怎么就糊涂起来了。”他沒有再說什么，就和刘振山一起上班去了。

刘振山在担任生产組长时，有一天，組里来了名新工人。这人个大，膀粗腰圓，濃眉大眼，大有“武松”的架式。他背一兜子黃瓜，一来到小組，走到刘振山跟前，就拍拍他的肩膀說：

“老弟，你这么小的年紀，这么小的个头，能刨动煤嗎？”

站在刘振山身旁的几个工人哈哈的笑了。一个快嘴子向他介紹說：“这就是咱們的小組长，刘振山同志。”

大个一听，眉毛抖了一抖，嘴里沒說，心上画了个問号。

到了掌子面，大个对刘振山說：

“組长，請分配任务吧！”

刘振山把他分配到最好刨的工作面去了，并向他介紹刨煤的方法和注意事項。大个心不在焉地听着，最后說了声：

“好吧！”就开始刨煤了。

开始一陣，大个刨得很猛，下的煤也多。干了一会，他就放下鎬头，拿起背兜对刘振山說：

“老弟，歇一会，吃根黄瓜吧！”

刘振山說：“你吃吧！我再刨一会。”

刘振山掏好了槽，鎬刨得又准又穩，大块大块地下煤。大个一看不好，把黄瓜兜子扔到一边，又去刨煤。他把鎬举得老高，費勁不少，可就是下不来煤。

一个班干完了，刘振山刨了三、四車煤，大个只刨了三、四筐煤。当时大个算服啦，他坦率地說：

“要是比打架，得讓你三个，可刨煤，我三个也不頂你一个。”

刘振山謙虛地笑笑說：“干什么都得練，你要是掌握了刨煤的窍门，比我还能刨得多。”

使用风鎬采煤时，刘振山小組在五水平搞得很好，月月超額完成生产任务。为了扭轉落后生产組的局面，組織上决定調他到一直完不成生产任务的一水平去当組长。

刘振山带着組織的委托，来到一水平。这个組有赵家两兄弟，都长得黑粗胖，有一把子力气。他們俩不相信刘振山来就能扭轉小組局面。刘振山去后第一天，他俩就向刘振山提出挑战，說：“听說你打风鎬有两下子，今天，咱哥們就在一起比量比量怎么样？”

刘振山心里想，这兄弟俩有意思，要能把这两个人带动起来，今后組内的工作就好开展了。他謙虛地笑笑說：“我

剛來，煤層、掌子情況都不熟悉，比試不好，還望同志們多多幫助。”

一場友誼比賽展開了。趙家兄弟倆打一台風鎬，劉振山一個人打一台風鎬，他採用了先掏槽後打平身的方法，又省勁，又多下煤。一個班比賽結束，劉振山一個人打了十一車煤，趙家兄弟倆只打了九車煤。

趙家兄弟倆這回服輸了，劉振山又抓緊這個機會，主動向小組里的工友介紹打風鎬的經驗。在劉振山的帶動下，一水平小組很快摘掉了完不成生產任務的帽子，每人日采煤效率提高了將近一倍。

劉振山在黨、團組織和同志們的幫助下，很快地成長起來了，連續被評為礦里的先進生產者，一九五二年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一九五三年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以礦為家不忘本 革命精神往下傳

一九五三年，組織上提升劉振山當班長，他對總支書記說：

“讓我掄鋤刨鎬沒問題，讓我拿筆杆，斗大的字不識半升，可叫我怎麼工作呀！”

總支李書記說：

“沒文化，可以學習；沒辦法，上有領導，下有群眾，可以摸索鍛煉。你是咱們礦的老工人，幹部不叫你們當，還

叫那些把头来当吗？”

刘振山一想也对，咱们工人当家做主了，印把子应该掌握在我们穷哥们手里。

他当了班长，还天天下大掌子和工人一起干活。他常说：“话说得再好听，不实际干，煤也出不来。”工人都喜欢他这个干劲。

一天，井下棚子没棚好，冒顶了。刘振山谁也没批评，带人上去就处理。这时李矿长（原工会李主席）下井检查工作来了，指出：要搞好生产，必须注意安全。当着工人的面，把刘振山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临走时还说：

“升井后到我办公室里去一趟！”

刘振山挨了批评，全班工友心里都很难过。他们暗暗埋怨自己没有注意安全，连累班长受批评。

刘振山升井后，衣服也没来得及换，就往李矿长的办公室走去。心里想，这回还不定挨多严厉的批评呢！敲敲矿长的门，心里怦怦直跳。可李矿长把门打开却笑着安慰他：“怎么样，我在井下批评你，心里委屈了吧！”说着又打来一盆水，对他說：

“洗完脸，咱们再唠扯唠扯。”

李矿长不仅没有批评刘振山，而且教给他很多工作方法，特别是怎样做人的工作，做思想工作的方法，使刘振山受到了很多启发。

刘振山的家就住在矿门口，可为了工作的需要，他还常

常睡在办公室里。日久天长，他爱人有意見了，在他回家吃飯的时候总要說上几句：

“你老是这样忙，人家公休天領着孩子老婆出去走走，咱們可倒好，你白天晚上都在大掌子上轉轉，除了吃飯就忘記还有个家了。”

刘振山总是笑一笑說：

“我沒文化，党培养咱們当了干部，不下点工夫，不吃点苦，还能搞好工作嗎？咱們都是苦孩子出身，翻身可不能忘了本呀！”

他爱人講不出个道理来，只得說：

“反正你有理！”

这天，刘振山的二孩子要出麻疹，发高烧。邻里孀子大娘都劝刘振山說：

“就抽出点時間，抱着孩子去医院看看吧！”

刘振山去班上把工作做了安排，并告訴王班长：

“有事打电话找我。”

他和爱人把孩子包好了，剛抱起来要走，調度員跑來說：

“刘班长，井下王班长来电话，說頂板不好，很危險。”

刘振山听說后，心想：井下生产事大，出了事故不仅国家财产受到損失，而且階級弟兄的生命也要受威胁。孩子有病爱人抱去看看也是一样，我又不是医生。他想到这里，把

孩子交給愛人，轉身就和調度員奔礦里去了。

劉振山到掌子面一看：頂板來勁了，卡巴直響，這是大冒頂的預兆。他和王班長一商量，趕緊把人撤出管子道，開了個緊急會議。決定從側面送道，繞過險區，回頭再往上采，找病源。

他在頭前領着干，連續堅持三個班，才把險區度過。原來這是殘采，過去冒過頂，是用三角架支着形成的大舊巷，如果處理不好，就會造成大冒頂事故。

從這以後，劉振山這個好班長的名字就在全礦叫開了。

劉振山不僅全心全意為生產，他也時刻關懷着全班每一個人。他懂得關懷人，是搞好生產的主要因素。

一天，劉振山在班前會分配工作時，看到木工老郭頭不高興。他怕老郭頭心不順下井發生事故，也緊跟着下去了。他剛到掌子面，就看到老郭頭坐在那兩手抱着腳直咬牙，他趕緊跑過去問：

“郭師傅，你怎麼的啦？”

老郭頭沒好氣地說：

“還不是扛這倒霉的木头，釘子把腳扎了。”

劉振山一句話沒說，坐下來就幫助老郭頭脫靴子，解包腳布，又用木板子給他打腳板，直打得釘眼子冒出淤血。然後又把自己腳上的新包腳布子解下來給他包上，把自己的好靴子脫下來給他穿上。之後又和藹地安慰老郭頭：

“你先上去休息吧，人不够我跟他們一塊去扛木头。”

老郭头感动得两眼泪汪汪地说：

“我留在下边拉一拉锯还行。”

这件事情过去了。可是在第二天的班前会上，老郭头却含着眼泪要求向大伙说说心里话。他说：

“我昨天一听刘班长叫我扛木头，我就以为他是在找我的小脚。我想：今后我得跳出这个班去，说什么也不和刘班长在一起干了。到了井下，我看这也不顺眼，看那也别扭，扛木头时走过一个半拉门子，我嫌它挡害，一鼓气上去就是一脚，没想到有一根钉子狠狠地扎到我的脚心上了。就在这时候刘班长来到了我的身边，他那样关怀我……”说到这里，老郭头激动得呜呜地哭了起来，他一边哭还一边说：

“怨我老郭头白活了这四十多年，我对不起刘班长，今后刘班长分配我啥活，我一定好好去干。”

还有，钉门子木匠刘景丰也讲过一段往事。他家人口多，房子小，住得挤，向矿里要房子没有解决，他就对组织上有意见。一天，刘振山到他家里去串门，他爱理不理的，水也没让喝一口。在他思想里认为：你班长也不能给我解决房子问题。没想到刘振山看过他家里的情况，不几天就向矿里给联系了板皮，并发动班上工友利用公休日，给他在房山头上又盖了一个小木房。刘景丰的房子问题解决了，干起活来斧头打得也有劲了。

工友们都说：“咱全班一百多号人，刘班长没有一个人没照顾到。刘班长关心生产，也关心咱们的生活。”工友们在

刘振山的带动下，个个都干劲冲天。

一九五五年刘振山被评为抚顺市劳动模范，他所在的生产班组经常被评为矿里的先进班组。

一九五六年四月，刘振山出席了全国煤矿系统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

四月十四日下午四时，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怀仁堂院里和全体先进生产者代表合了影。

刘振山看到毛主席是那样的慈祥、那样的健康，激动得两眼流出了热泪。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他想了许多，想到旧社会娘和爹的死，想到自己过去是一个穷要饭的孩子、“臭煤黑子”，今天也能进北京，还见到了毛主席……这一切在他的脑海里形成新旧社会截然不同的鲜明的对比：旧社会穷人家破人亡，矿工是牛马，是苦力；新社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煤黑子”也能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一起照象。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刘振山认为：“这张象片，体现了党对矿工的关怀，是全体矿工的荣誉，是龙凤矿全体职工的荣誉。”在这些荣誉里面，也有刘振山全心全意为革命，勤勤恳恳搞好生产的一份。

刘振山要把这张象片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他要传下去的是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是对革命事业、对矿山的热爱。他要传下去的是革命精神。

刘振山现在是龙凤矿采煤一区区长，在他的肩上担负的担子越重，展现在他前面的道路也越宽广。

苦 蔓 甜 瓜

李代生

腊月二十三日傍晚，我到撫順矿区运输部老英雄閔其祥家里去作客。

閔大娘正在灶前做饭，见了我就笑吟吟地打招呼：

“哟！什么风把你刮来的，今个你来得正好，赶上虎子生日。”

我笑应着，推开门，见虎子正在写作业：

“几岁了？”

“八岁。”

“长大干啥？”

“为矿山拉煤，搞运输呗！”

“好，跟老辈干一行，有出息。”

我拍着虎子的肩头，拿起作业本，嗨！头一页就端端正正写了八个大字：

“救命粮，毛主席万岁！”

“这是誰教你写的？”

“俺爹。”

虎子眯着小眼睛看了看我，似乎想说什么，没吐出口，又埋下头去，刷刷地在算习题。

几年没见，老英雄的家仍然朴素如故，四面雪白的墙壁，挂了十几张奖状，有出席全国群英会得的，有出席省、市先进生产者代表会得的。在出席全国群英会的那张象片下面，放着一只小铁桶，小铁桶上工工整整地写着“救命粮”三个大字。在进门的墙上挂着个刺绣的信件袋，有寄自新疆、广东各地的来信，可信封的称呼，都是一个口吻：“闻师傅收”。

门，吱的一声开了，闻师傅回来了，他见到我就兴致勃勃地嚷道：

“你来得正好，个个是虎子的生日，你尝尝这一年一度的救命粥吧。”

“救命粥？”

我惊愕了，为孩子生日做“救命粥”，是怎么回事呢？是大米小豆表示吉利？是黄米拌糖象征幸福？我正在思索着，闻师傅的三女儿已在炕上放下桌子。我也没有讲客套，一边脱鞋一边说：

“好，尝尝大娘的手艺。”

闻师傅，我，虎子，仨人一张桌，两个菜，一盆红彤彤的高粱米粥，怪实惠的。可是虎子见饭就冷冷地说：

“爹，俺过生日还吃这个！”

“就因为你过生日才吃这个。”

虎子推一下碗：

“我不爱吃嘛！”

“你連高粱米粥都不愛喝，咳！孩子，別忘本哪！”

我一聽這話里有話，笑問聞師傅：

“就請你老談談這‘救命糧’和‘救命粥’的故事吧。”

聞師傅眼睛一会睜大，一会緊閉，隨着他感情驟然的變化，和那深沉低緩的話語，把我引到五十四年前。

—

咱老家是山東省臨沂縣橋頭村人。橋頭村，三面環山，一面臨水。我記事的時候，家就住在沂水邊的小茅屋里。我爺爺是個老雇農，給趙財主家扛了六十年大活，臨死還給爹拉下十五吊錢的債。我八歲那年，也是灶王爺上天那宿，和娘站在橋頭上盼爹回來。老北風呼呼亂叫，娘又一勁咳嗽，家中斷炊已經好幾天了，我真盼爹早點放工背些米回來。可是盼到的，卻是蹣跚走回來的爹，和几声長長的嘆息：

“唉，東折西扣又白干了一年。”

第二天一早，雪，紛紛揚揚地下。爹領我到姑姑家借糧，一進屋門，見幾個表哥圍着火盆烤山芋吃，日子也是難熬啊。爹張幾次嘴，都把話咽下了。坐了一會，就要領我回去。開了門，北風煙雪迎面撲來，我抱着膀子跟着爹剛出門，姑母就停下紡紗車，叫我們回去，向爹說：

“別裝剛強啦，爷俩都沒有棉衣穿，你媳婦還有病，這有二斗山梨，你挑到集上賣了，換點糧食吧。”

爹要上洪河堡賣梨去了，臨走前從梨筐里揀兩個大的，一個給娘壓咳嗽，一個給我嘗新。我拿着梨，看又看，摸又摸，喜歡的了不得，若不是凍的梆硬，真想一口把它吞了。梨呀，多甜多脆的梨呀，莫說吃，一見都流口水。娘從草鋪上晃悠悠站起來，把梨搶下放進筐里，哄我說：

“听娘的，小孩吃梨沒心眼，給你爹挑到集上賣了回來買燒餅吃。”

“燒餅，啥樣呢？是不財主羔子常吃的那圓鼓倫敦、帶紅點的？”

娘沒說啥，點了點頭，眼圈紅了。爹還要給我們，娘擺手向爹說：

“要早些回來。”

爹上路了，我和娘站在橋頭上，一直到看不見爹的影子才回到屋里。晚上，睡在草鋪上還想，我真傻，叫爹不買燒餅，帶回張畫多好啊。

為养活娘，我每天出去討飯，一天到晚，拄着打狗棍子，串東庄，跑西庄，要來稀的自己喝，干的留給娘。這回心里可有個盼頭，等爹回來，背一嚮嚙米，夾一卷畫，這個年啊，可帶勁哩！當我走過樹林的時候，听呼呼的風聲，不象樹枝嘯，倒象爹爹喊：

“买梨嘍，买——梨嘍。”

第二天早晨，經過赵財主門前时，見拴馬石上拴着两匹前蹄刨雪的烈馬。吱啣一声，黑漆大門半开，赵財主穿着黑緞子馬褂向两个打手說：

“对这号人，逮不回活的，要死的，有事，大爷我一人承担！”

“是！”

打手掖下核桃鞭子，打个躬，跃馬直奔洪河堡跑去。

那时我人小，却也知道核桃鞭子的厉害，每三寸結一个核桃大的疙瘩，就是穿着棉袄，抽下去也是一个紫包，要是穿的单薄，几鞭子就会打得你皮开肉綻。唉，不知誰又要遭灾遭难了，晚上爹回来，說不定有求爹帮着抬人的呢……唉，大过年的。

二

二十九一早，来了个我不認識的人，向娘說：

“聞大哥病在鎮上，你娘俩快去一趟吧。”

听說爹病了，我不知哪来那股急勁儿，跟着娘，四十里早道，天沒晌就到了。找到店家，隔壁的朱叔見了娘就訂訂望着牆根那堆乱草。我一看，谷草里盖着的正是爹。娘吓呆了，叫声“虎子爹”就昏倒了。我一边哭，一边扒谷草，朱叔紧紧攥着我，把爹留下的破夹袄披在我的肩头，他劝我別哭，

劝着劝着他也流泪了……

朱叔叫醒了娘，又向娘讲了爹死的经过。

爹到洪河堡第二天，卖完梨买回二升米，一张画，刚想往回走，这时两匹红缨大马已经冲入店院，打手向店主说了来意，掌柜早吓得两腿发软，点头称是。一个打手揪住爹的衣领就狠狠地說：

“穷鬼，欠财主账不还，还有钱做生意。”

另一个打手一拳把爹打倒，两根核桃鞭子劈头盖脸抽下，只几鞭子，夹袄就开花了，血顺着布丝往外沁。朱叔和大伙忙赶来劝道：

“两位管家，钱和粮都收去了，人又打成这个样子，给留条活命吧。”

打手起初还不肯罢休，看大伙都气呼呼的，也有些胆怯了，使劲踢爹两脚，还故意提高嗓子說：

“耍赖，还他妈装死！”

說罢，一摆手就走了。

打手走后，爹已不省人事，掌柜的不容分說，拉着爹就往外拖……朱叔見爹躺在地上，就找捆草給爹鋪在身下。

过一会，爹醒了，他鼻孔、眼窝、嘴角里都汪着血，喘着粗气，嘴唇动了两下也沒說出话来。朱叔把他扶起来，他吃力地脫下夹袄，断断续续地說：

“老朱兄弟，我不行了，給祥子穿吧，往后，祥子

就……托……”

大口大口的鮮血，从爹嘴里噴吐出来，血，濺到地上，又染紅新买的画……就这样，爹死在洪河堡。

講着講着，朱叔又热泪夺眶而出，娘不住声地哭。我从爹爹怀里抽出那張帶血的画，紧紧貼在怀里。一会朱叔推来一輛独輪小車，向我說：

“祥子，給大叔大爷跪着。”

我跪在街前，朱叔向过路人說：

“可怜可怜这苦命的孩子吧，爹剛死，沒法收尸，租小車得三吊錢啊……”

扎腰帶的、揹筐的穷汉們，把一个个銅子和着紛揚的雪片放到我黑裂的小手上，湊够錢，把爹推回去，又把家里破帘子扯下半張，卷上爹，抬到祖坟前埋了……

沂河的水，托着碎冰灰滔滔向南流着，娘坐在河边，一动不动。傍晚，夕阳的余暉照着娘惨白的臉。这两天，娘瘦得多了，她不哭，也不說話，只是望着悠悠的河水出神。

太阳落山了，荒坟野塚上的烏鴉，嘎嘎乱叫，我想劝娘又不会劝，望着深得发暗的水，心想：这水黑得多怕人哪，娘跳进去不就沒命了嗎？我的心里乱成一团，跪在娘的跟前：

“娘，我听你的話，我养活你……”

心里想說的話，又說不出来，一头扎到娘的怀里嗚嗚哭

起来。娘又不住地咳嗽，大口大口地吐黄痰，痰里夹杂着缕缕血丝，一阵风吹乱娘斑白的头发，娘才四十五岁，苦日子把她折磨得憔悴了。

天渐渐黑了，沂水咆哮得更凶了。

“娘，咱们回去吧。”我哀求娘。

娘抬起头，望望天上稀稀落落的星星，打个唉声，晃着身子一步步朝回走去。

爹一死，家里空了不少，屋里又冷又静，娘不哭，也不睡，干坐着咳嗽。隔壁朱嬸来劝了几次：

“他大娘，别东想西想的啦，祥子很懂事啊，领他好好混吧。唉，头几天还闹着上学呢……”

娘咳嗽得更厉害了，朱嬸临走还对我說：

“明天你朱哥领着你，到姚庄向‘善人’讨点米，给娘煮碗粥喝，病得这样厉害，没个粮食粒哪行啊！”

一听说“姚善人”，就吓得我汗毛倒竖。他有九个老婆，没后代，想舍点大锅粥积个儿子。可他对长工和佃户可凶得很。最凶的是他家养了几条大狗，长的三尺多高，象“善人”一样，见穷人不咬死也得剥层皮。为了娘，刀山火海也要闯，我和朱嬸约好，明早，到姚庄去。

夜，好长哟，风又大，雪又猛，肚子空空，盖着爹留下的那件破夹袄，一宿醒好几次，每次醒来，都听见娘隐隐在哭，我想哭又怕娘上火，只好咬紧嘴唇忍着，憋着憋着，一失神哭出声来，还得强作笑脸瞞着娘：

“方才做梦又和少东家干仗啦。”

好不容易盼到天亮，和朱哥一起奔向姚庄。

翻过一架山，又是一道岗。我年纪小，翻山越岭走不动，十三岁的朱哥背着我，他教我去怎样说，怎样求情。可是，到了“姚善人”家门口，还未开口，就泪流满面，说不出一句话来。舍粥老头打个唉声，

“孩子，有啥难处，你就说说吧。”

朱哥见我说不出口，就把我家里的处境讲了一遍。舍粥老人是“姚善人”家的长工，他偷偷给我一捧高粱米，说：

“快些逃走吧，要叫善人见了不得了……”

得了一捧高粱米，真象得来一捧珍珠。在回家的路上，想起娘喝了粥会好些，脚步就走得更急、更快了。

进了院，屋门不见了，锅拔走了，娘昏迷地倒在草铺上，我惊呆了。朱嬷满脸泪痕地向我说，

“方才赵财主又逼债来了。”

我气得嘴唇直抖，朱嬷叫我把要来的高粱米到她家煮碗粥给娘端来……

天黑了，十字路口，烧纸的一伙连一伙，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在告诉人们：又过年了。年，往年爹活着，不管怎样穷，都要挑起灯笼，到祖坟前去祭奠，而今爹死了，娘又病着……正想得出神，娘叫我：

“祥子，娘喝够了，你喝吧。”

接过粥，見尽剩些稠的，自己喝一肚子地瓜蔓，腸子早已嘍呱山响了，但想到娘，还是把碗扣上，留娘下頓吃，故意把肚子挺得老高：

“娘，咱飽飽的了。”

三十晚上，沒吃的，又沒灯，我早早躺下，听着村外的鞭炮，乱七八糟想了很多，好久才睡着。

約摸半夜时候，娘叫我起来替她捶背，娘貼着我的小臉：

“祥子，你这孤雁啊，娘……惦记……”

說到这，聞师傅哭了，哭得那样伤心，那样悲痛。聞大娘，他女儿，也抽噎起来。

“聞师傅，这是旧社会造成的。”

我說着說着，嗓子象塞住什么，小风一扫，臉上又热呼呼的，我知道自己流下了泪，忙提起袖子擦了两把。

聞师傅递給我一条毛巾，又低声地說下去。

我叫娘，娘不吱声，我喊娘，娘不言語。想不到这就是和娘的生离死別。隔壁朱孀听我呼唤，点上油灯过来一照，娘早咽气了，我扑在娘的身上，哭得死去活来。朱孀拉起我說：

“祥子，不能靠近娘的嘴边哭，快找張紙，把娘的臉蒙上。”

我望望娘，她的嘴还張着，眼睛半睜。娘，有啥話沒說

尽啊；我一边哭，一边从草铺下找出那张沾血的画，展开蒙在娘的脸上，用卷爹剩下的半张破帘子又把娘卷了。

村里，鞭炮声更响了，财主家的狗汪汪咬个不停，小喷呐嘀嘀嗒嗒响彻云霄。赵财主家正在迎财神呢。可是咱家，只剩下我孤单单的一个人了。

三

爹死，娘亡，一个九岁的孩子出出进进，白天讨饭把忧心的事都忘了，晚上回到家里就更伤心，真象娘说的：象孤雁一样啊。想着想着就倒在草铺上哭，哭累了，就昏昏沉沉地睡去。

日子象沂河水一样流过。娘死后，我成天呆呆不说一句话。

有人说：“祥子从他娘死后就少神。”

有人说：“祥子是刚强孩子，从来也没哭。”

哭，向谁哭？更怕见到别人家的孩子在娘跟前跳跳蹦蹦。虽然说，姑母和朱婶常常照顾我，可是，他们也都是穷人，自个都顾不过来，又怎能照顾我呢？熬到十一岁，就到赵财主家顶账放猪去了。

在财主家，睡在草棚子里，饿了吃不到饭，就掏猪食吃。

看二十多口猪，一天挑十几担水。冬天，穿爹留下的破夹袄，娘活着给缝的破夹裤，破了用麻经捻成绳连上。

路旁马菌，马踩不死，车轧不败。我就这样，冬夏不穿一双鞋，熬了九年。

我二十岁那年，赵财主儿子大狗熊逛庙会，在台下看着戏，要骑在我脖子上看。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我把大狗熊狠狠打了一顿，就在这天夜里，我和朱叔闯关东来了。

我们俩，一边走，一边找活做，一边讨饭。从五月端阳走到立冬，到了千金寨，在运输事务所干了电工。

东北的十月，已落了几场大雪，那时劳工根本谈不上劳动保护，在高空干几小时的活，浑身冻得发木，干完活从高压线上下来，就觉得腿不好使，到工棚子里脱下鞋一看，脚冻坏了，歇工两个多月。旧社会工人受伤谁管啊？朱叔干一天活领的四个窝头，省下两个给我。两个月后，我能下地，朱叔又病了，我只好讨饭来照顾他。年三十，我讨来十几个饺子，借个地方热热送给朱叔吃。端着碗一跨门槛，我楞住了。朱叔不见了，他的床铺被翻得乱七八糟，就连他常下棋的棋子也撒了一地……刨煤的二青见我哭了：

“其祥哥，快去看看，鬼子嫌朱叔年老不能干活，硬说头疼是‘虎列拉’，把他拖到后山炼人炉去了。”

象晴天一声闷雷，我惊叫一声，一松手，饺子碗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朝后山跑去……

人快炼完了，鬼子、把头已走净，灰溜溜的天空，留下一道道炼人的黄烟，我拣根木棍攪着冒烟的骨灰，哭得象泪人一样。朱叔，苦命的朱叔啊！为了要活下去，从洪河堡来到千金寨……而今竟落得这样惨死，真叫人伤心啊！

哭着，喊着，太阳西沉了。远处：矿井催工的钟声敲响了。钟声，悲伤的钟声，穿过工棚，穿过雪地，穿过每个劳工的心……上工的时候到了。看山下通往矿井的路上，一群群矿工，穿着破烂的衣衫，肩扛着沉甸甸的十字镐，被把头赶着，脚步迟缓地朝井口走去……

四

矿工在苦难中煎熬着，一栋栋简陋的工棚，电网刺线围着，劳工出入都要受矿警检查。大房子里，几十个工人挤在一起，臭虫、虱子满炕爬……冬天，窗口冰溜子老长，夏天闷得透不过气；天天往外抬死人。炕上，除了几块断砖，几张草帘，别的什么也没有。我一个月挣六块五，除扣工具费，把头生儿子喜礼，雇房挪土迁坟的，东克西扣，到手只有几毛钱。一天领四个拳头大窝头，里面还掺些豆腐渣、烂土豆，得捏着鼻子往下咽。爬半截电线杆子，出几把虚汗，又饿得腿直发抖。为了吃的，晚上还得到私营厂子去揽活，赚几个钱，好买点吃的。

来矿山干了好几年电工，连根电线都接不好。跟鬼子山田学艺，这家伙一脸横肉，坏心眼真不少。他干手艺活的时候，不是叫你拿搬子，就是找钳子，再不就是叫你回段去取白布条……把你折腾得够呛，他把活也干完了。当时咱想：鬼崽子，你们长不了！你不教，俺偷着学。往后矿山是咱的，咱得好好干个样给你们看看。

有一回，山田检查信号联动机，见咱去了，他咋嘛一下就把联动机反锁了。我想：好杂种，你锁上咱也有办法！

趁矿山公休，鬼子都不在，我悄悄溜进段里，把联动机盖撬开，正看得出神，一只毛乎乎的手，掐住我后脖子。回头一看，正是山田。他满脸凶气，不容我分说，一拳把我打倒在地，我挣扎着站起来想和他拚，就觉得嗓子里发热，眼前一黑就呕出血来……

日复日，年复年，就这样风风雨雨，好歹熬到“九三”胜利。实指望日子好过了，谁想到：国民党比鬼子还凶。咱拚死拚活干了一个月，开一面袋子钱连几斤高粱米都换不来。那时我成了家，又添了人，日子就更不好混。老伴拿我当年要过饭的小铁桶，到外面一天跑到晚，要来的汤、饭，连桶底也盖不满。

春天，树叶没长全就撸光了。到了秋天，野菜挖尽就更没法过了。一家人，怎么也不能等着饿死。听老乡说：“八路军养活穷人。”回家和老伴一核计，就准备等到开支，买点

粮食，一家人吃饱了，好投奔八路军去。谁知等到开支，苞米面又涨了价，买了三斤麸子面，没想到奸商又在麸子面里掺上了滑石粉，一家人吃了就上吐下泻起不来炕。第三天，大女儿就饿死了，临咽气时还说：

“娘，给碗粥喝吧，俺难受……”

晚上，借着月光，见孩子抱着她娘，她娘搂着孩子，心里真难受。想不到自己半辈子做牛当马，孩子临死还闹个饿死鬼的下场……

有一天，天麻麻亮，听到高尔山后传来惊天动地的炮声，心想：是不是八路军打来了？

我扶着窗台吃力地站起来，望见高尔山后起火了，古塔上飘起火一样的红旗，我连忙叫醒老伴：

“八路军打来了，穷人得救了！”

孩子也跟娘晃晃悠悠站起来。我不知咋的，看着看着，心一热，就流下了眼泪。

解放这天早上，政府就发给我家四麻袋救济粮。我在往家推粮时还想：“要是娘和女儿还活着，该有多高兴啊。”

粮车推到家，大小子乐得一蹦三尺高，从袋子抓出几个米粒，送到嘴里嚼嚼就咽了：

“娘，这米真香，熬点粥喝吧。”

这时，我想了想，拿出当年要过饭的小铁桶，装了满满一桶高粱米，向全家人说：

“这粮是共产党、毛主席給咱的救命粮，咱翻身可不能忘了本，这粮咱要世代地留着它，讓子孙万代都知道，誰是咱穷人的救星。”

五

聞师傅的話講完了，屋里人还靜靜地在回味着。解放后十几年来，聞师傅双鬢添了几絲白发，但他容光煥发的面頰，皺紋却少得多了。我望着聞师傅那敦厚的面孔，不由得又想起聞师傅几桩动人的事迹。

解放后不久，运输系統的恢复建設工程就开始了。那时聞师傅是信号工。全綫修复信号工程，得三万多米电綫。三万米，多么惊人的数字啊！为这件事，供应科和技术科的同志們都急得抓耳挠腮。就在这电綫无法解决的时候，聞其祥找到軍事代表戴平同志說：

“党救了穷人的命，咱得报恩，缺电綫的事儿我全包下了。我們可以到高尔山上去挖国民党兵挖的交通沟去，那儿有几万米电綫……”

戴平同志紧紧握住聞其祥的手，鼓励他：

“好！这就是当家做主人的样子。解放了，工人是矿山的主人，我們就要好好干，不只是为了报答共产党的恩情，我們还要解放全中国，为实现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光自己好好干还不够，要团結大家一起好好干。”

經過这次談話后，聞師傅的心里更加亮堂了。从軍事代表那儿回来后，他就領着全組工人到高尔山上挖交通沟去了。呼嘯的老北风，推着雪浪打滾，几口就咬透棉袄，直往毛孔里钻。伙友們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一鎬只能啃下一块核桃大的冻土。人們的虎口震裂了，衬衣湿透了。几天过去，連一米电綫也沒收回来。有些人灰心了，有的人說：

“这冰天冻地的，要收回三万米电綫，得刨到哪个年月，淨老聞头显大‘眼’。”

风大，雪飄，伙友們縮着脖子躲进庙里避风去了。偌大的高尔山，聞師傅一个人刨呀、刨呀，刨了半天，不見有人出来，他到庙里去找。这些人好象約好了似的，叫也不应声，喊也不理睬。聞師傅很伤心，就一个人往外走，推开庙門，北风烟雪迎面扑来，方才汗水浸透的衬衣，象块凉冰贴在背上，他打个冷战，渾身一层鷄皮疙瘩。

小北风刮得树枝乱叫，风声，树声，夹杂着山下的叫卖声，时高时低傳入他的耳鼓。“这么冷的天，喝点酒暖暖身子該多好啊！”想到酒，想到伙友，軍事代表的話又响在耳边：“要团結好大伙啊！”

信号組的人，正鬧着要回去，聞師傅提着酒，抱着菜回来了，見了伙友們就笑呵呵地說：

“来，喝几口酒暖暖身子吧。”

起初大伙都不动，可架不住他再三相劝，喝了一会，聞

师傅又生了一堆火，让大伙烤着，自己不声不响提着大镐就出去了。伙友们看闻师傅诚心实意，很受感动，都说：

“闻师傅为了啥？咱不好好干，不但对不起闻师傅，也对不起共产党啊。”

就这样一层血泡，一层老茧，一个黄昏，又一个黎明的，在东风化雪的时候，把压在交通沟里的三万多米电线，都收回来了。不久，闻其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电线问题解决了，信号工程刚恢复，信号组就忙得不可开交。这几个月，闻师傅吃在工地，睡在工地，干在工地，一个人顶仨人干，还是忙不过来。电工不够用。为这事，戴书记特意到工地找他研究。书记说：

“你想想看，现在全国都搞经济建设，咱们缺电工，哪个部门不缺技术人材！你能不能让你这一双手，通过边干边教的办法，变成几十双手，几百双手……”

深夜，闻师傅翻来复去地睡不着，他反复思考书记的话：

“……能不能让这一双手，变成几十双手、几百双手。”

“教徒弟”这个念头在他的脑际一闪，就禁不住地笑出声来：

“闻其祥呀，闻其祥！你怎么想的，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出还想教学？”

“不，我是共产党员，还能把三十年积累的經驗带到棺材座子里去？对！說啥也得教。”

想着想着，他搖醒正在酣睡中的老伴：

“醒醒！核計下，咱这个学在哪教？”

老伴揉着惺忪的眼睛，惊奇地望着他，一时摸不着头脑。这时，窗外鷄架里的公鷄，正喔喔地啼起鳴来。

六

聞师傅教徒弟的消息，一阵风似的刮开了。小李子、程文是力工，觉得自己年輕，沒手艺，願意跟他学。小李子坦率地問：

“聞师傅，咱有教室嗎？”

“有，早收拾妥妥的了。”

“在哪？”

“你看见就知道了。”

两个人都莫名其妙地跟着他。“西信号空屋子？保全仓库？”把段里所有的房子想遍了，也沒想到教室在哪。走了好久，在一幢工人住宅前停下了，聞师傅指着屋里說：

“到了，教室就在这。”

两个人进了屋才知道是聞师傅的家。聞大娘見来了客人，麻溜地把炕收拾好，抱起孩子就走了。

聞师傅把用黑灰抹过的面板，架在炕头，端端正正地写了个“一”字。然后他清清嗓：

“第一課講：怎樣接綫？”

“師傅，講別的吧，接綫有啥！”

小李子認為接綫和拴扣差不啥，就不以為然地說。

“接綫沒啥？好，你試試。”

聞師傅說着就把鉗子和電綫遞給他。小李子接好，程文輕輕一拉就開了。可聞師傅接好叫他倆拉，他倆越拉越緊，聞師傅笑了：

“技術這玩藝，活到老，學到老啊！……”

幾個月過去了，小李子、程文能干粗拉活了。小青年們見到都羨慕的了不得。從此，跟聞師傅學徒的人，又添了六七个。

聞師傅見這些青年多數是沒嘗過舊社會的苦。這回，他的教學方法也改變了。第一課不是講怎樣接綫，而是講“救命糧”。

樹綠，樹黃，幾年過去了，跟聞師傅學徒的人越來越多。家裡擠不下，就到公園里去教。夏天，涼風習習，小伙子在大柳樹下聽講，小風一吹，早有三分倦意，聞師傅本來是舍不得買零食的，這時他買了很多冰果，請徒弟們吃，徒弟們很不過意，他却說：

“吃吧，精神點，好記得牢，在工作上給國家多創造點財富就行了。”

在公園講課，畢竟不是辦法，晴天好辦，陰天下雨只得

停課。電務段黨支部書記張孝禮同志，特意把保全倉庫收拾好，又做了簡易的桌椅，供給他們使用。在黨政組織的支持和幫助下，自學小組由一個發展到三個。聞師傅的業餘時間，都花在這三個小組的教學上了。

有一次，西部學習班快上課了，窗外，雷雨大作，徒工小郭從站房淋雨回來就喊：

“現在停電不通車啦，聞師傅家離這二十來里，我看他不能來了，咱們都回去吧。”

班委老金看看表：

“大伙再等等，離上課還有五分鐘呢。”

突然，門開了，一個渾身滴水的人出現在大家面前。聞師傅拭拭雨水說：

“好險沒遲到，咱們上課吧。”

技術課，一天天深起來。這時候聞師傅總覺得自己腦子想得多，用嘴說出來的少。講電氣原理累得滿頭大汗，別人還沒聽明白。征求徒弟意見，大伙都磨不開提。

又是公休，聞師傅講完課回到家，心事很沉重，他透過窗戶，仰望秋高氣爽的天空，天空掠過幾隊嘎嘎長鳴的大雁，啊！又是深秋過雁的時候了……

到門外，聞師傅找塊木板，把小鐵桶里的救命糧又倒在板上晒，他望着救命糧，在楞楞出神。

張書記來了，他早摸透了閻師傅的心事：

“是為教徒弟的事？”

“困難，咱不怕，咱是想，耽誤青年人前途怎麼辦？”

張書記聽完笑了：

“講的不錯嘛！我看今後就這樣吧，會多少，講多少。講啥，往上搬啥，涉及到理論的東西，曾段長幫你忙……今後還應該多注意徒弟的思想變化啊！”

書記在板上划拉着高粱米，又語重心長地說：

“晒晒救命糧，糧食就不能生蟲子。人的思想紅透了，才能做好工作，你說是不？”

七

學習班一批一批出徒了，幾十個徒弟，干活一個賽一個，思想一個比一個強，閻師傅樂得心里甜滋滋的。

一件不愉快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在一次工資評議會上，小李為沒評上五級工和領導鬧起來了。閻師傅氣得肺管冒火，也沒說啥。下了班，把小李子領到家，讓老伴炒兩個便菜。飯後，又拿出保留多年的救命糧，和當年穿過十五冬的破夾褲，講了自己的家史，又汪着眼淚向小李說：

“孩子，咱們現在收入不少啦，有吃有穿，還嫌工資少，我象你這樣大的時候，愁吃愁穿。想偷偷學點手藝，還被鬼子打得口吐鮮血。咱現在鬧工資待遇，能對得起誰？”

聞師傅越說越激動，止不住熱淚奪眶而出。小李子覺得這樣做，不只是對不起聞師傅，更對不起黨。他難過地低下了頭：

“師傅，我能改。”

十幾天後，聞其祥聽說小李子病了，下班也沒顧得回家，就匆匆往病院裏跑。到病房，一會給小李子喂藥，一會給小李子倒水，折騰一宿也沒睡覺。護士以為他是病人的父親，就安慰他道：

“你兒子是重感冒，過一天兩天就會好的……”

天亮時，小李子睡熟了。聞師傅在床頭發現一卷紙，打開一看，原來是改進聯動機的草圖。他知道，這是徒弟入院時畫的。

清涼涼的晨風，吹進窗來，他給徒弟掖掖被角，自言自語地說：

“多好的年輕人啊，將來就看你們的啦……”

看看表，上班的時候到了，在徒弟床前站了一會，臨走，把這張草圖也捎去了……

又過些天，在技術革新大會上，小李子又在為得獎金的事爭辯。他說：

“這圖我只畫了半截，我不要。”

可是工會主席却說：



“上报的名字只你一个人，你不要也不能退。”

小李子拿着奖金没法处理，想来想去，他也学着闻师傅的样儿，买些书，放在班里，留给大家休息时看……

小李子的

转变，闻师傅很高兴，他向徒弟们说：

“我真想看到你们比我们老一代的好十倍，强百倍啊。”

闻师傅被提为信号副技师后，他仍然是穿着旧工作服，腰间掖着工具。在工地上，见到活就干。在马场开山建站的时候，他和徒弟、老工人日夜辛苦，用半年多时间，建成了全新的电气化道岔。效率提高十倍。在日伪时期不能修复的联动机，经他领着徒弟苦心钻研也修好了。十几年来，他为綫

路运输提出了几十项重大技术革新建议，为国家节省了二十多万元的财富。在同志们给他评功的时候，他却说，

“同志们干得多，咱做得少，尽管做了点，也是党教育的……”

闻师傅就是这样一看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的老工人。

春露秋霜，雁来雁往，十几年过去了。闻师傅的白发多了，奖状多了，可是他依然保留着十几年前的救命粮，不忘过去，面向未来。

“趁热呼，快吃吧。”

大娘的话，把我从沉思中召唤回来，我望着虎子，他低着头，小脸红彤彤的。闻师傅还没完全平静，他结茧的大手在轻轻颤抖……我捧起粥碗，无限感慨地送到唇边，虽说粥已凉透，咽下肚去，心里却热呼呼的……

多么引人深思的救命粥！多么深情的救命粮啊！

我从闻师傅家出来，已经是万家灯火的时候了，走到大官桥上，眺望远处五彩变幻的信号，来往疾驰的煤车，心想，在我们的世纪，在我们的矿山，有多少象闻师傅一样的人啊！旧社会他根苦蔓苦，而今在党的阳光雨露滋养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却结出了一串甜瓜……

郑大娘

姚杰

一九五九年，建国十周年大庆的前夕，老虎台矿老模范家属张素珍——人们都尊称她郑大娘，接到了一份出席全国群英会的通知，她激动得一宿也没有合眼。一个在旧社会里受人歧视的“臭煤黑子”的女人、寡妇，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上。解放后，她获得了新生，人们尊敬她。现在，她就要上北京见毛主席了。有多少往事涌上她的心头。

—

郑大娘小时候没有名字，出生于山东省一户贫农家里。姓张，在姐妹群中排行第二，人家就叫她张二丫。她十一岁那年，爹被地主逼死了，娘气疯了。她十三岁时，就被卖到老郑家当童养媳。男人郑三久比她大十几岁，为了谋生，常年流落在外乡。到了她二十几岁时，生了个胖小子，起名叫泽芳，从那时起，家里人就叫她泽芳娘。有了男孩子，男人才回到她的身边，知道疼她，可怜她。可是，不久她又生了第二个孩子，欠下了十几吊钱的债，男人又不得不忍痛抛开

她到关东去求生。

男人临行那天，坐到她对面，細細地端詳她那張瘦削的臉和那一雙挂滿泪珠的眼睛，一陣酸痛涌上心头：

“澤芳娘，人都說，女人年幼靠爹娘，嫁了人就靠男人，可你……”

澤芳娘再也听不下去了，一头扑到男人的身上哭了。郑三久一时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話解劝她，只是紧紧地攥着她的手，覺得这些年来对不住自己的女人。許久，他才說出一句話：“澤芳娘，放寬心吧，到了关东日子混好了，捎錢来，日后再把你接去……”

郑三久好象話還沒說尽，事還沒办完，他剛迈出屋門又轉身回到炕前，留恋地望着女人，又从女人怀里抱起剛剛滿月的女孩，亲了又亲，問道：“她還沒起名吧？”

“沒呢！”

“起个啥名啊？”他想了想：“今天是俺远走高飞的好日子，就叫她喜姐吧！”

“中！中！”澤芳娘望着男人，深情地連連点头。

此后，澤芳娘帶着一儿一女同郑三久的长兄和婆母一起度日月。她常常看着怀里的喜姐，想着她爹，盼望喜訊傳來。

这年春节剛过，喜訊从关东傳来了，郑三久的长兄亲手把一封信交給了澤芳娘。她知道了男人在关东下煤洞子，常常挂念她娘們，还捎来了十元錢和給喜姐的一双小鞋，过了

年还要把她娘們接去。

夜里，澤芳娘把信放到枕边，一直睡不着，一遍又一遍地把信拿起，看啊！看啊！虽然她不識字，但却似乎从信中看到了男人对她的体贴，摸到了男人的心，又象明天男人就会回来接她們到关东去……

一天，澤芳娘正坐在炕上給喜姐吃奶，望見穿綠衣服的邮差交給大伯一封信，并且听說是郑三久家信，立刻弄得她坐立不安。晚上她对着又圓又亮的月亮，看着怀里的喜姐暗暗地說：“你爹来信了，这回可該过团圓日子了……”她虽然这样想，但信总还没到她手里。她等啊！等啊！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还没把信交給她，她心里有些猜疑了，莫非她爹在信中沒提到俺？也許……她正在千头万緒之际，儿子澤芳哭哭啼啼跑到娘跟前：

“娘啊！”

“孩子，誰又打你了？”

“不是，娘！”

“不是哭啥？”

“俺小哥（大伯的孩子）告訴我，关东来信說煤洞子底下出事了，俺爹不知是死是活呢！”澤芳一边哭一边用袖子抹眼泪。

澤芳娘脑袋嗡的一下子，跑到大伯屋里就問：“俺澤芳爹来信了？”

“沒有。”他一边回答澤芳娘，一边扫視着挂在墙上的

信袋。澤芳娘見勢心知不好，伸手將信袋里的信拿出來，轉身就往外走。她把信拿給鄰居識字的人看了，那人看完也支支吾吾地說：“這是平安家信。”

這時，澤芳娘知道煤洞子里真的出事了，可俺澤芳爹是禍是福呢？她不敢往下想，又不得不往下想。儘管大伯一再勸慰：“這是伙伴們來的信，俺兄弟也許攤不上，日後寫封信再問個究竟……”可她心里總是不落底，借了一點盤費，告別了家鄉，在大雪紛飛的冬天，就攜兒帶女投奔了關東。

二

鄭家娘仨，從山東老家起身時，還是數九寒冬，來到千金寨時已是春雨綿綿的季節了。

她來到老虎台，落腳到一個遠房娘家哥哥家裏之後，便到處追問男人的下落。

一天，澤芳娘打聽到了一個姓宋的老鄉，這個人和鄭三久一起下過煤洞子，了解鄭三久的真實情況。她要連夜跑到老宋家去問個究竟。臨出門時，四歲的喜姐拽着娘的腿問：

“娘，你上哪去？”

“娘有事，一會就回來！”

“娘，給俺买个紅頭繩來。”喜姐用小手往頭上比划着。澤芳娘望着她那招人喜歡的小臉蛋和腳下穿着的小花鞋，心里又喜又憂。

澤芳娘從老宋家回來，已經是掌燈以後了。她走進屋

来，低着头坐到喜姐身旁，手颤抖着从兜里掏出根白头繩，給喜姐扎在头发上，喜姐一看便不高兴地埋怨娘：“俺不要白头繩！不要白的！”

喜姐的話音沒落，澤芳娘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双手攥住喜姐放声地哭起来，她边哭边数落着：“喜姐，不懂事的喜姐，可怜的喜姐啊！給你爹尽尽孝吧……”

澤芳娘从男人离家那天起，就日夜盼着早一天見到男人。她从春盼到夏，从月儿圓盼到月儿缺，从豆发芽盼到菜开花，盼到黄瓜落了架……到头来，男人还是抛下了她和儿女，冤死在煤洞子里。她夜里望着睡梦中的儿女，洒泪哭泣，思念死去的男人，也为自己日后的生活忧虑。她一个女人该怎么过呢？她想着过去，自己是靠一双手拾柴、紡紗度日子；再看看眼前，乡亲也都靠拣煤、卖苦大力謀生。俺不是也长两只手嗎？她暗暗地拿定主意，不靠爹娘，不靠男人，靠自己的双手吧！这倔强的女人找到了自己的生活道路。虽然，有人替她介绍男人，都被她毅然地回絕了。

从此，二十六岁的澤芳娘領着一儿一女，找个窄小的臭油房住下了，起早貪黑凭着双手拣煤、拾菜混生活。真是穷人路窄，她靠双手也靠不住了。由于飢寒交迫，她患了严重的风寒症，四肢瘫痪，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澤芳和喜姐守在炕边不住地抹眼泪。

澤芳娘病了，除了远房哥哥和邻居老王家常来照顾以外，还有一个澤芳爹生前的同乡老冉。老冉单身一人下煤洞

子，住在独身大房子里，为人老实，心肠好，见人有为难之处，总想帮帮忙。平时对澤芳家就深表同情，他不忍心看着澤芳娘瘫痪在炕上，便设法为她请了个专治风寒的老先生。老先生给澤芳娘摸了摸脉说：“病人中了寒风，吃几服药就能好。”

晚上，澤芳娘神志清醒时，喜姐把一碗刚刚熬好的草药端到她跟前，她楞住了。

“孩子，这是哪来的药啊！”

“冉大叔送来的，娘吃吧。”

澤芳娘心里一转念说：“孩子，娘的傻喜姐啊！娘喝了药拿啥给钱哪！”

“娘喝了吧！冉大叔给钱了。”

“不！娘不能依靠人家。”

“娘，俺拣煤卖了不吃饭还冉大叔钱……”喜姐苦苦地哀求着，眼泪滴在药碗里。娘看着喜姐那可怜的样子，又是疼她又是恨她。澤芳娘吃了两、三服药以后，已瘫痪的双手又能自如地起落了。接连又吃了几服药，能下地走路了。她心里高兴，对恩人老冉也有说不出的感激。老冉见到喜姐一家人高高兴兴，自己暗暗地想：总算对得起活的，也对得起死去的了。

以后，澤芳娘为了感谢老冉，常常叫喜姐到大房子去取老冉穿脏了的衣服。每逢她拿起脏得发霉的衣服时，不由得想起澤芳爹过去一个人在外，一定也是这样。一个人多难啊！

她洗呀，洗呀！洗完連夜烤干，把破的地方补好，迭得板板整整，再讓喜姐送回大房子里。这样她象尽了一份心意，也算以心换心啊！

这年深冬的一天，老冉来到喜姐家，把一双崭新的毡鞋送给澤芳娘。他走后澤芳娘拿起鞋，心里暖烘烘的，也想起了許多事情……

春节前几天，澤芳娘把多日拣来的煤一起卖了，称了几斤肉，并告訴喜姐到独身大房子去請老冉来过年。

这时，隔壁老王家的女人过来問：“称肉請誰呀？”

“找找孩子他冉大叔啊！俺心想他一个人过年怪孤单的。”

老王家的女人是个好人，她看出了澤芳娘和老冉有意思，就暗暗从中成全了他們的好事。

三

澤芳娘重新有了家，有了依靠，心里十分坦然。她常常在自己那油黑的发髻上插支小紫花，并剪了几副窗花貼到小窗戶上。每当老冉看到了这些，嘴不說，心里却甜滋滋的。

春去夏来，一天晚上，老冉上三班，临走时，澤芳娘見他走路直打晃，便說：“澤芳叔，身子不好就休一天吧！”

“請假了，把头不答应啊！”

老冉走后，澤芳娘正睡得香甜，突然听到矿上响起了刺耳的汽笛声，响得人人毛骨悚然，响得个个胆战心寒。澤芳娘

惊慌失措地爬起床，象失了魂似的，披散着头发往矿里跑去。

矿井起火了，矿门前挤满了衣衫襤褸的工人家屬，哭嚎着，前拥后挤地寻找自己的亲人。鬼子、把头用棍棒、刺刀、皮鞭威逼家屬后退。哭喊、打罵的声音乱成一片。

此刻，每从矿井里抬出一个負伤的工人，澤芳娘都不顧一切地，拚命地跑上去，寻找老冉。几十个負伤的工人都抬过去了，許多家屬認着自己的亲人。可澤芳娘却沒見到她熟悉的面孔。她依在矿門口，心里不知啥滋味。她想：老冉沒伤，也許还活着……

一会，又从矿井里抬出来几十个工人，澤芳娘跑过去，先是不敢看，可是又不能不看，她看着，看着，眼瞪直了，泪水夺眶而出，一下昏倒在死者的胸前。老冉冉不能再同她一起生活了。

澤芳娘掩埋好老冉的尸体，站在坟前，她将祭奠死者的白酒，盛在酒杯里，一飲而尽。她那种痛苦的样子，簡直象在嚼苦涩的药。她对着酒杯发呆，好象她从酒杯里看到自己苦痛的前半生，看到含冤死去的男人，看到了不幸的双亲……

她的爹是个貧农，租了楊大地主一块兔子不拉屎的地，劳累一年，打的粮食还不够給地主交租子的。她記事那年，爹被地主所逼，一狠心，含泪把她的姐姐卖了十六吊錢还了債。她十一岁那年，秋收剛过，爹眼巴巴地把打下的粮食交了地租，还没抵上債。楊大地主三番两次来家里逼債，爹

实在沒有出路了，对楊大地主說：“俺拚死拚活累了一年，打来的粮都入了你的囤，一家老小都不知道死活呢！哪还有粮还債哪！”

几句话把地主說翻了，举手把爹好一頓打。末了，要爹立即还債。爹带着身上的伤，忍无可忍，拚死命一头往地主身上碰去，地主一躲閃，爹撞在山墙上，碰得头破血流地死去了。娘气瘋了，她拿着个破口袋滿街滿巷地跑，苦苦地向老天喊着：“老天啊！快下粮呀！下粮……”

澤芳娘，一个三十左右岁的女人，从生下来就受苦、受罪，历尽人間的风霜，她不理解她为什么落到如此的地步？邻居老王家的女人，对她解劝說：“受苦、受罪不是你一个女人，矿上有許許多多象你这样的人。打起精神熬吧，不为自己着想，还得为儿女打算啊！”

澤芳娘把一儿一女拉到身旁，默默地想着：是要活下去啊！可到哪去求生呢？她年幼时恨地主，如今她恨日本鬼子，她恨把头，恨这座吃人的煤洞子。她狠了狠心，要离开这里，可是，离开这里又到哪里去呢？这里是刀山，是火海，这里却有煤，她就不得不在这刀山上、火海里求生路。但是，决不能讓十三岁的澤芳再下煤洞子了，娘儿几个就靠拣煤糊口吧。

她們母女俩不管风里雨里，不管暴日、寒风，总是奔跑在铁道旁拣煤。冬天拣煤手冻裂了，冒着血浆，疼痛得难忍，但为了糊口还得一块一块地拣。有时，好不容易拣了一筐煤，被“騾子”（矿工給矿警起的外号）看見，不是搶走，就是挨打。

一天，澤芳娘在礦上揀煤，讓外勤“騾子”抓着，不僅把煤沒收了，還把她暴打了一頓，她滿臉傷痕，剛走到家，聽鄰居說，喜姐揀煤被鬼子抓着，也打得死去活來。她又拚命地把喜姐背了回來，好歹算把孩子救活了。這是多么難熬的歲月啊！

晚上，娘三個抱頭痛哭一場。十三歲的澤芳再不忍心看着娘和妹妹這樣下去，便背着娘下煤洞子了。

事後，娘聽說澤芳又下煤洞子了，馬上想起了死去的親人，她恨自己糊塗，恨兒子。她連夜跑到礦上，她在昏黑的路上等待兒子的歸來。她等啊！等啊！“娘！”突然發現了前邊有一點昏黃的燈亮，她向前跑去，喊着“澤芳……”

娘緊緊地抱住兒子說：“孩子，你為啥背着娘，去走你爹的路啊！”

“娘，總不能讓娘餓着肚子啊！”澤芳喃喃地說着，又從兜里掏出幾個窩頭遞給娘，“娘，你餓了吧！”

娘的心是肉長的，她怎么能忍心把兒子用命換的窩頭吃下去呢！可是她却深深地理解到了兒子的心情。她只說了聲：

“孩子，娘不餓，咱走吧！”

她不願讓澤芳下煤洞子，但為生活所迫，又不得不讓他去。

四

澤芳娘是個有志氣的人，也是個剛強的女人，在苦難的

岁月里，一桩又一桩的事情都落在她头上。她在老冉死的那年年底，生了澤喜，可是她拿什么来养他呢？大人沒吃的，孩子就沒有奶吃，他餓得哇哇直哭，娘成宿成宿抱着他，难过地把眼泪流在小澤喜的臉上。一位邻居来討小澤喜，她想了几宿，一个寡妇，大人都吃不上，哪还有能力撫养怀里的嬰兒呢，不如讓他逃个活命，把他討給人家。可是，他一想到死去的老冉，就舍不得小澤喜了。他是老冉的一条根。怀念老冉，就是千难万难也要把澤喜养大成人。于是，她拒絕了討澤喜的邻居，擦干了眼泪，迎着困难，和撫养澤芳一样，把小澤喜抱在怀里，吃一口喂一口地撫养起来。

苦难的岁月一直熬到了一九四五年秋天，鬼子投降了，来了国民党。澤芳娘認為这回日子可好过了，不曾想，赶走了老虎，又来了豺狼。日子更加艰难了。

一天夕阳西下的时候，一个姓荆的老乡到澤芳家来，說：“……要想不受气、不挨打、有吃有穿，就得往东边（指解放区）去……”

老荆是澤芳娘的老乡，如今又住近邻。老荆时常不在家，他净住在外边干什么呢？澤芳娘也在納悶。但是，对他說的話却相信了大半。一天早晨，澤芳娘同另外两个妇女起身一直往东走，寻求有飯吃的地方。她們剛走到接近解放区的地方，就被国民党的兵攔回来了。

澤芳娘带着滿身灰尘、滿腹怨言回到家，剛剛坐定，突然“当啷”一声門被踢开了，一二十个匪兵端着枪，一齐拥

到澤芳娘跟前，枪口对着她的胸口問：

“你家有共产党！快交出来，交晚了就要你的狗命。”

澤芳娘惊呆得楞住了，孩子們哭喊着躲到炕角。澤芳娘說：“什么共产党，俺家沒有男人。”

“翻！”

把天棚捅了两个大窟窿，炕洞子扒开了，鍋被砸坏了，最后匪兵一无所获，才夹着尾巴溜了。家被国民党匪兵給抄了，澤芳娘气得瘋瘋顛顛，澤喜吓出病，澤芳吓得不敢回家。不幸的事情都落到她身上了。日本鬼子和把头夺去了她的亲人，国民党又抄了她的家，她已經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这年初冬，撫順解放了。澤芳娘重建了家，党給了她新生。

一天，澤芳下班回来，背了一袋粮食，随后又从兜里掏出一卷錢交給娘，娘接过錢，奇怪地問：“哪来的？”

“共产党給的。”

“这是救命的錢啊！”娘說着眼睛里流出了热泪。

她是一个穷苦的女人，年幼时沒有見過錢；年輕时，老郑給她寄过十元錢；中年时，老冉为她治病花过几十元錢；今天，共产党給她十元錢。她心里激动地想着：共产党就是亲人啊！

解放軍战士蔡虎住在澤芳家里，知道了澤芳娘的身世之后，問澤芳娘：“大娘，你过去为啥那么苦啊？”

“穷人就得受苦啊！”

蔡虎笑了笑，对她讲起穷人为啥苦，富人为啥富的道理，一直讲到深夜。泽芳娘心里亮了，恨自己过去太糊涂，她把鬼子、把头、地主恨透了。

第二天，她就拿起锹把，同工人一起找把头去算账。在斗把头的时候，她站在最前边，一字一泪地质问把头：“是谁逼死了老冉？是谁害得俺吃没吃的、穿没穿的……”她越说越气，千仇万恨一齐涌上心头，举起锹把就往把头的头上打……最后政府依法惩处了把头。从此以后，泽芳娘腰板挺起来，抬着头走路了。

五

解放后第一个春天，矿山正在恢复建设。矿长家里临时缺一个做饭的人，找到泽芳娘的头上。别人说，她过去是受苦的人，很合适。她却不同意，她想：让我这两只手拣煤、纺花还行，做饭可不行。最后，由于蔡虎来了一封信，鼓励她，她才把帮矿长做饭的事情答应下来。

到矿长家不久，一天晚饭时，泽芳娘把饭菜端到桌上，站在一旁，她想：做了几天饭了，是咸？是淡？可不可口？心里还没底，她正在想着，矿长刚拿起筷子，又放在桌上，泽芳娘抬头一看，便楞住了。

“郑大娘还站着干啥？拿双筷子一块吃吧。”一句话说得她不知所措，说得她热泪盈眶……

“郑大娘别外道了，你在这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澤芳娘往日听蔡虎說共产党講平等，今天她算真正懂得了这两个字的意思。于是她恨自己，不該把矿长当成外人！此后，她天天起早貪黑，一心把矿长照顧好。

一个女人，解放前沒有名字，解放后，矿长尊称她郑大娘，慢慢人們都尊称她郑大娘了。

一个冬夜，郑大娘睜开朦朧的眼睛，見天快亮了，便起床下厨房。她見矿长办公室的灯还亮着。矿长还在伏案写字呢！一会他撂下笔，双手放在嘴前，不住地呵气。这时鐘敲了四下，郑大娘想：矿长又忙了一宿了。

不多时，郑大娘双手捧着一碗热气騰騰的湯面来到矿长面前：“矿长，喝碗热湯暖暖身子吧！”

在夜深人靜，寒气侵人的时候，一碗热面恰似一盆火，又象郑大娘的一顆心。矿长感到意外，把面接过来感激地問道：“你怎么还没睡啊！”

“俺剛起来。矿长，俺給你提个意見。”

“意見？說說。”

“白班夜班一起干，不把身子骨熬坏了？”

“什么白班夜班？”矿长不理解地問着。

“过去那咱，俺他爹，为了一家人糊口，才白班夜班一齐干，如今矿长还这样为啥？”

矿长听郑大娘把話說完，笑了笑，搬張凳子讓她坐下，然后說：“如今白班夜班一起干，不是为窩头，是为了国家。

咱們矿山被日本鬼子、国民党破坏了，我們要恢复建設，这是咱国家的大事，也是关系到千万人过好生活的事情，我还能休息嗎？”郑大娘听着連連点头。頓时，她明白了許多事情，心里象点燃了几盞明灯一样。

有一次，几个家屬来找矿长，問：为什么自己的男人白天晚上都长在矿上，是讓什么吸住了。郑大娘見矿长沒在，想了想便把矿长講过的話又当妇女們学述了一遍。妇女們解开了心里的疙瘩，高兴地走了。矿长回来时，郑大娘把自己做过的事情說了，并問矿长：“对不对？”

“对呀！”矿长十分幽默地对郑大娘說：“你不光是我們的‘事务长’，还成了‘妇女主任’了。”說得众人哄堂大笑起来。

轉年，阳春三月，矿山恢复建設繁忙时，澤芳娘带着矿长的委托和希望，回到家里，当了妇女主任，开始做家屬工作了。

六

郑大娘的家再不象过去的家了，大儿子入了党、成了亲，小儿子澤喜上学了，喜姐参加了工作，起了大名，叫桂兰。日子过的十分火紅，她再不为这个家担忧了，她把心放在众人的家里。她成天同街道女書記为家屬的事奔忙着。

她怕工人誤了上班，不分昼夜，不管风雪，一会到張家門前喊：“大兄弟，到上二班的时候了！”一会又站在李家窗

下叫：“大妹子，你男人到下井的鐘点了……”她的声音象时鐘那样准确，又象銅鈴那样响亮。人人称贊她，她成了妇女們的主腔骨，大事小情都找她。过去她关心自己的儿女，如今她不仅关心自己的儿女，她更加关心她周圍的姐妹們和大家的事情了。

后来，郑大娘这个住宅区里新搬来一戶姓徐的。这家女人在生活上不节儉，开支三天光，两口子成天打架，鬧得男人无法安心生产。一天，女人生了孩子还未滿月，又打起架来，男人气得不回家，女人躺在冷冰冰的屋子里，冻得直抹眼泪。

郑大娘知道了，便同几个妇女跑去了。那女人見郑大娘一进门就沒好气地問：

“你們到我家来干啥？”

“听说你正‘猫月子’，看看你，若是有啥困难，大家好互助互助。”

“看我？沒那么大福份！”产妇連眼皮沒抬，又从牙縫里挤出了一句：“誰知道你們安的什么心哪？”

“孩啊，你說誰？”郑大娘笑問着。

“說你，說你們！”

郑大娘和几个妇女，本来是好心好意跑来帮忙，却碰了一鼻子灰，她們心里可窩火透了。

那女人所以要頂撞郑大娘，是因为她过去和邻居相处得不太和睦，她又不願意接受大家的帮助。意見反映到矿领导

后，她受了批評。此后，一有人和她談起家屬的事，就誤認為是別人在整她。如今，她把郑大娘的好心也誤解了。

晚上，郑大娘回到家，坐在灯下，翻閱着女書記送給她的这本党章。一会，她又从箱子里拿出一支絲綫，一針一綫地在枕巾上綉了个花籃，她心里乐呀！她覺得已經把自己的一顆赤心捧獻給亲爱的党了。她头剛貼到枕巾上时，不由得又想起那个产妇来，她披上大衣又离开了家。

郑大娘悄悄推开产妇的屋門，爐火已灭了，产妇在昏睡中，臉色蒼白，眼角上还帶着泪痕。郑大娘走到产妇跟前，伸手摸了摸她的前額，赶忙把自己的大衣盖在产妇的身上，又用身子暖着嬰兒。过了一会，她又去点爐子，但劈柴潮湿，一盒火柴都划尽了，也沒点着爐子。最后还是她把自己家的劈柴拿来了，才将爐子生着。爐火燒紅了爐筒子，窗上的冰花融化了，她才安靜地坐下来。

这会，产妇清醒了些，覺得身上暖暖的，睜开眼睛意外地見到郑大娘正坐在爐子旁边打盹，她吃惊地走到爐前，喊醒郑大娘。

“孩子，地下冷啊！快上炕躺着。”

“娘，娘！我亲娘不在这，你就是俺娘啊！”产妇把头扎在郑大娘的怀里，感激地哭了。

以后，老徐家就把郑大娘当成了亲人。郑大娘十分关心她，开导她。慢慢地两口子和好了，女人也参加了工作，夫妻俩都成了矿上的优秀工人。

盛夏的一天清晨，街道女書記來到鄭大娘的家。她一掀起門帘，只見鄭大娘床上的被褥尚未迭起，人卻不見了。女書記有些失望地站在那裡，又不自主地走近她的床前，意外地發現了綉在枕巾上的花籃和翻舊了的黨章。她完全可以從中看出，鄭大娘有多少個不眠的夜晚，把黨章捧在手里反復地、經心地看著；每逢她腦袋貼到枕巾上時，便嚴格地檢查自己的工作，鞭策自己，甚至在夢中還想着。女書記面對着眼前的現實，不由得自語着：“鄭大娘啊，鄭大娘，你的心早已獻給黨了。”

女書記今天來找鄭大娘，不同於往常，有件極重要的事情要告訴她，是她平生最大的喜事，她已被接受加入中國共產黨了。

七

鄭大娘入黨以後，覺得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心里想的事情更寬了。她除了幫助姐妹們搞好家務，做好後勤工作之外，還常常往礦上跑，每逢遇到什麼事情，總要幫幫忙。一次，礦井下有一個掌子，由於計劃不周，臨時缺幾節通風鐵管子，到礦上去領又來不及，眼看要影響生產任務的完成，她聽說了，便想起了住宅區里有這種管子，那是一次她同姐妹們在清理垃圾堆時發現的。於是她把這件事攬在自己身上。

鄭大娘同幾個婦女找到了那個垃圾堆，把管子挖了出來，剛要往礦上送的時候，來了一個收買廢銅爛鐵的商人，

对郑大娘說：

“卖了吧？”

“不卖，送給矿上用。”

“矿上一分錢也不能給你，卖給我吧，我給你出个大价。”

商人滿以为他的話可以打动郑大娘的心，只等郑大娘話一出口就要付錢拿貨了。可是用多少錢也打动不了郑大娘以矿为家的赤心。郑大娘仔細打量了一下商人，二句話沒說，就同几个妇女把鉄管子送到矿上，帮助井下解决了临时困难。

郑大娘每逢从矿上回来，总願意到独身宿舍里看看，有时帮助打扫打扫屋子，为独身工人做做零活。逢年过节的时候，她更加关心他們，尤其是青年工人。她想：“他們离开了媽媽，多么需要人来关心啊！有一年端午节前，郑大娘同姐妹們一起到独身宿舍里扫房子，随后拿回来了一大抱脏衣服。

几十件衣服洗完了，她怕明天干不了，誤了节日穿，便坐在爐前一件一件地烤着，洗的衣服干了，她的布衫却被汗水湿透了。

第二天清早，独身工人从自己的床鋪上拿起迭得板板整整的衣服，他們互相問：“这是誰給洗的呢？”后来，才听說是郑大娘給洗的，都被感动得流出了眼泪，便联名写了一封感謝信，表示一定要用多出煤、出好煤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她的好心。

几年来，她和妇女們給单身矿工洗过的衣服何止千件万



件，誰不為鄭大娘這愛礦如家的赤心所深深感動呢！

鄭大娘在黨的陽光雨露下成長起來了，礦山成了她的家，年輕的礦工把她當成自己的媽媽，姐妹們離不開她，愛戴她。一九五九

年全國召開群英大會時，鄭大娘光榮地被礦工和姐妹們選為代表，參加了群英會。

鄭大娘在臨參加群英會之前，全礦成千上萬的職工，熱情地歡送她。年輕的礦工、姐妹們、少先隊員，都搶着給她戴花。她面對着這些熟悉的面孔，流出了感激的熱淚。心裡不住地想：俺以往靠爹娘、靠男人都沒有靠住，如今，黨才是俺的靠山哪！

来到千金寨

姚 杰

一九三九年冬天，張金和全家老小七口人，受閻把头招工的欺騙，由山东千里迢迢来到老虎台。住在一間久无人住，少門缺窗的工房子里。

他們白天把破被子堵到窗戶上挡风，夜里七口人挤在一条破被子里防寒。这怎能度过东北那冰天雪地的严冬啊！

張金和的父亲和哥哥下井干活剛滿一个月，一家人由于冻、餓、劳累，都病倒了。

这天清晨，外面大雪茫茫，屋里冷冷清清，金和在昏迷中被噼噼啪啪的声音惊醒。他无力地欠了欠身子，向身旁的哥哥問道：“这是啥响啊？”

哥哥望了望弟弟那紅肿的臉，长长的头发，布滿血絲的眼睛說：“把头家接財神放的鞭炮啊！”

金和有气无力地說了声：“过年了！”

他被病折磨得干渴难忍，便嘶哑地喊着：“我渴死了，

我想吃梨，哥哥……”

要梨，难坏了娘，难坏了哥哥。

哥哥和爹苦苦给把头卖了一个月的命，分文未得，生活无着，哪里有钱买梨呢！哥哥难过地说：“等哥哥开了支一定给你买梨！”

“哥哥、娘，我渴死了……”

渴？几天不动烟火，哪来的水啊！平时，担一担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如今，爹病、娘病、哥哥病，担水自然成了一件难事。可哥哥听到弟弟的哀求，便咬着牙，从炕上爬起来，穿上他破旧的小棉袍，趑趄趑趄出去担水。娘在炕上看着不住地流眼泪。

哥哥把一盆冷水放在地上，金和喝、爹喝、娘喝、弟弟喝，一家人喝口凉水过个年吧！

金和从生下来，已经经历了十二个年头，这十二个年头，都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谁知喝口凉水也惹出事来了。

这时，閻把头开门进来了。“恭喜、恭喜，发财、发财。”他见屋里的人们都躺在炕上呻吟不语，便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走到爹身旁说：“过年了，我正打算请你们爷们到我家里吃酒赴宴，怎么病了，这可真是不吉利啊！”

金和爹翻了翻沉重的身子，望着眼前这个大个子，尖下颏，满面红光，一双小眼睛显得十分阴险的人，不禁想起当初在关里见到閻立征时的情景：那时候，閻把头拍着金和爹肩

勝，虛情假意地笑着說：“千金寨有吃有喝，日子好混，一块去吧！年头好了再一块回家。”并攀起亲戚，論輩金和爹还得管閻把头叫表爷爷呢！金和全家听信了閻把头的花言巧語，才来到千金寨。如今落到这种地步又来取笑，金和爹便恼怒地对閻把头說：“鍋都揭不开了，快病死了还喝酒？”

“唉！你們揭不开鍋是难哪！可你們难，我更难哪！再說，比你們困难的工人多着呢！”他又笑嘻嘻地轉过話头：

“我看还是讓金和的哥哥再下几个班，开了支就好了。”

娘在一旁央求：“孩子病得直打晃，哪能起来上班啊！”

閻把头这才点明了他的来意，他剛才看見金和哥担水，便随后跟进屋来。于是用手中的小榔头指着地上的水盆奸笑着問：“病了？病了还能担水？別不識抬举，赶紧下井！”就这样，閻把头把病着的金和哥哥硬逼着下井了。

金和的哥哥是二十四岁的壮汉子，他和爹在山东博山煤矿整整为資本家拉了八年煤車。爹在后边推，他在前边拉，金和跟在旁边跑。这八年使尽了全身力气，未曾吃过一頓飽飯。来到老虎台，原想吃上頓飽飯，結果却累得口吐鮮血，丢开了爹娘、妹妹和弟弟，結束了自己的青春。

临死时，他还气喘吁吁地掙扎着对昏迷的金和說：“金和，狠心的把头沒給哥哥开支，哥对不住你，不——能——給——你——买——梨——了！”

金和从昏迷中醒来，哥哥不見了，只見小棉袍在炕上放着，全家人哭喊，他心一酸，抓起小棉袍，一边哭喊着哥

哥，一边拼命地往外跑。

哥哥的尸体被扔在后山老君庙前雪地上，金和跑到山坡，他用力往山上爬，一次、两次、三次，都从厚厚的冰雪上滑落下来。他和哥哥的尸体只隔一个白雪皑皑的小山坡，他见不到哥哥的遗容，这手足之情使他心碎。他伏在雪地上，大把大把地抓着积雪，拼命地哭喊着：哥哥，我那可怜的哥哥……

从此，金和天天盼着春天，冰雪融化，好到山坡上看一看哥哥的遗体；盼着春天，爹的病能有好转，也好再不忍受熬煎。

春天来了，爹的病没好，也撒手丢下了他们。天暖了，积雪融化，金和跑到山坡上，见遍山尸体，却找不到哥哥的遗体。他坐在山坡上放声哭起来，哭得心肝碎裂。

金和一家七口人，来到老虎台仅二、三个月的时间，被閻把头所逼，爹和哥哥先后死去，给全家人带来了极大的悲痛和不幸。但更加不幸的是：金和的亲娘也抛下这四个年幼的孩子，离开了人世。

娘是在一个阴森森的黑夜里死去的。她临咽气时，金和和弟弟、妹妹都在娘身边。娘微微睁开无神采的双眼，直勾勾地望着他们。她老泪横流，又挣扎着用手抚摸着金和的头，嘴唇抖动了几下，没说出话来，她那无血色的手便慢慢地从金和的头上垂落下来。金和娘死了，眼睛还睁着，好象还没尽到母亲应尽的责任，她不忍心丢下这四个不懂事

的孤儿；又好象她还没把话说尽，閻把头的仇还没报……金和兄妹见娘死了，一齐扑到娘身上，哭喊着：“娘啊！娘啊！”小弟弟无知地揉着娘的奶头哭喊着：“娘！我要娘！”喊得使人伤心，难过。金和瞅瞅死去的娘，再看看哭喊着的弟弟、妹妹，心里难过透了，可是他又一想，以往有爹有娘，弟弟妹妹靠爹靠娘，如今爹娘没了，弟弟妹妹不就得靠自己吗？于是心一横，含泪把弟弟、妹妹拉到自己身边，一边给弟弟、妹妹擦眼泪，一边劝慰道：“娘死了，哭也哭不活了，日后哥领你们过吧！”

二

金和的爹娘死了不久，他们兄妹四人便被狠心的閻把头从工房子里撵出来。金和这年十二岁，大弟弟七岁，妹妹五岁，小弟弟三岁。他们的年龄加在一起才二十七岁，还顶不上一个壮年人呢！这四个失去爹娘的孤儿举目无亲，只有沿街乞讨。

季节虽是初春，北方的天气仍然很冷。一天晚上又飘起雪花，冷风刺骨，金和兄妹四人身上无衣，腹内无食，实在挡不住这无情的风寒。金和抱着小弟弟，大弟弟背着小妹妹，偷偷地躲进一间独身工人大房子的外间。大房子外间是工人做饭的地方，设有炉灶。这时炉灶上正烤着几个拳头大的窝头。金和进到屋来便把妹妹、小弟弟拉到灶前烤火。

小妹妹见到灶上的窝头，肚里更感到饥饿，便伸手指

着窩頭向哥哥喊：“哥哥，我餓呀……”小弟弟不言語，只是用小眼睛盯着窩頭流眼淚。金和知道弟弟妹妹已經一兩天沒撈着飯吃了，難怪他們說餓啊！可是眼前的窩頭是工友勞累了一天才得到的，那是命啊！于是他將妹妹拉過來，勸慰道：“別哭，一会儿哥給你要点來……”

在爐灶上烤窩頭的工友叔叔走來，見金和兄妹四人抖抖索索地站在灶前，穿沒穿的，戴沒戴的，手脚已凍破，那紅腫的小臉上挂滿淚珠。他看着孩子揪心，心想：這是什麼世道啊！大人受罪，不懂事的孩子也不得安寧。他那副蜡黃臉上表現出難過的样子，眼窩里存着淚水，伸手將灶上的幾個窩頭拿起，給了金和的小弟弟、小妹妹。

“不，叔叔你……”金和被感動的推辭着。

“吃吧，大人餓一頓抗得住，孩子可不行啊！”

幾個窩頭，在此時、此地，它不是窩頭，它是命！工人叔叔舍命也要救孩子啊。

工人叔叔把窩頭給金和兄妹吃了，又背着“炕長”把他們留在大房子里度夜。

半夜時，炕長發現金和兄妹睡在外間，便要攆走他們。金和苦苦哀求：“我們無家，天下大雪，在外面蹲一宿凍也凍死了，你行行好就留我們兄妹在這呆到天明吧！”

“凍死更好，少幾個小要飯的，給我滾蛋……”炕長罵着、攆着。

金和抹把淚，眨巴眨巴眼睛開口道：“用不着你攆，我

們走，你好狠心哪！”

金和兄妹离开大房子，站在风雪之中，不知往哪里投奔。夜，多难熬的夜啊！

这年春天，金和兄妹走遍老虎台独身大房子，可哪一間房子里也沒留他們住过一宿，在哪間房子里也沒討过一頓飽飯，总是走进哪間房子，又从哪間房子里被炕长撵出来。天地虽大，就是沒有这四个孤儿安身的地方。

金和每当想到死去的爹娘和哥哥，总想到活着的弟妹們。他想把弟妹們撫养大，总能有出头的一天。但一見妹妹、弟弟餓得哭喊爹娘时，心里又难过起来。一个姓郭的瓦匠劝他把妹妹送給人，金和不肯，后来实在是混不下去了，便含泪把妹妹送給一个瓦工。这个瓦工沒有小孩，对金和妹妹很关心，金和才安了点心。

金和把小妹妹送人不久，五岁的弟弟又病了，他不忍心讓弟弟活活病死，无奈又把小弟弟抱給人家。

那天，是阴历五月初几，他抱起五岁的小弟弟，来到矿外山上，他站在那儿象是在等什么，他希望那人快一点来，又怕那人来，心情复杂极了。他用手輕輕地撫摸弟弟那紅肿的小臉、零乱的头发，再望望山下那一去不复返的河水，心如刀絞，泪似泉涌。他想：爹娘若是还活着，弟弟哪会落到这般光景。

一会儿，两个中年人来到金和身边。其中有一个人是金和認識的，那是介紹人，另外一个人是来領小弟弟的。金和

見領小弟弟的本主來了，便對懷里的小弟弟問道：“你餓不？”

“我餓，餓呀！”

“哥哥對不住你啊！以後就不挨餓了，跟他去吧，行不？”

小弟弟一聽哥哥要把他送給人，就緊緊地摟着金和的脖子，拚命地哭喊：“哥哥我不餓，我不吃飯，可別把我送人呀……”

金和和另外的人被小弟弟哭得十分傷心，便假意說，“不把你給人了。”弟弟不哭了，站在山上玩得很高興，那人用糖將弟弟哄到跟前，當那人把小弟弟領走時，小弟弟拚命地掙扎着，哭喊着：“我要哥哥，我要哥哥……”許多時，金和的耳朵里還仿佛響着“我要哥哥，我要哥哥”的哭叫聲。

當晚金和剛閉上眼睛，見小弟弟跑到自己跟前，嗚嗚地哭起來，向金和苦苦地說：“我不去了，他們打我、罵我，死也要和哥哥在一起。”金和見小弟弟那可憐的樣子，痛苦得哭起來。哭醒了，原來是一場夢，這夢卻給他增添了憂愁，更加想念小弟弟。於是他和身邊的大弟弟商量好，明天去看看小弟弟。金和不知道小弟弟的住處，“要主”又不肯告訴，這可到哪去找呢！無奈金和和大弟弟只好到山下的堡子里去碰。他們見人就問，見街便進，總是打聽不到小弟弟的下落。幾次，金和和大弟弟都是帶着眼淚往回走的。

轉眼之間，秋盡冬來，金和和大弟弟的日子更加难过。工友們見金和甚是可怜，便想方設法給金和弄个号头下井干活。他下井剛剛几天就把脚碰坏了。飯碗子又打了，房子里的“先生”不发給金和窩头，又不給医治，大弟弟难过地哭起来。炕长嫌哭得心煩，便把金和弟兄俩从屋里撵出来。这到哪里去說理呢！金和和大弟弟站在雪地里，憤怒地罵着：“閻把头啊！你可把俺全家害苦了，害死了爹娘、哥哥，又逼着我們兄妹四个不得安生，这千仇万恨……等俺长大了砍你的头，扒你的皮……”

金和罵着，大弟弟数落着……

三

不久前一天，雪后初晴，我来到張金和同志的家，正好他是休班，在家里同孩子唠得十分火热。金和同志見着我，把話停下忙讓坐又倒茶。随后他向身边的一个女孩子說：“小梅，快給叔叔問好。”小梅对我行了个礼便低头推門跑了。

这时金和又从炕上拾起一頂棉帽子喊着：“小梅，外边冷，把棉帽子戴上。”他对我說：“这是我的大女孩小梅，今年才上学，他哥哥十二岁了，念四年級。还有两个小的，他娘領着到卫生所扎預防药針去了。”

我面对着金和同志，想到他和他的孩子，同样是童年，由于处在两个不同的社会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我浏览了一下金和同志的家，屋子虽然不大，里外間，爐火正旺，玻璃

窗上的冰花已融化了，阳光照在屋子里的鏡子、象片、炕柜上，显得非常亮堂。这是个溫暖的家。两个时代，两种不同的生活，使我产生了許多感觸。我們攀談起来，又了解到金和同志昔日失散的小妹妹和小弟弟，如今团聚了。小弟弟今年二十六岁了，在木器厂工作，已經有了两个孩子。小妹妹結了婚，爱人是矿上六級采煤工人。大弟弟也成了家，在西露天矿工作。金和同志入了党，担任采煤一区的班长。他談了許多生产上的事情和自己的感想。他說：“爹娘生了我，可是沒有办法养活我，共产党讓我长大成人，我一定要搞好生产，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我走出金和同志的家时，外边虽是严寒的冬天，可我的心却暖烘烘的，举目望去，那飞跑的煤車，欢騰的人群，整洁的紅磚瓦房，处处显示出矿区一片繁荣景象。我激动得大声地欢呼着：偉大的党，敬爱的毛主席啊！是您，給了矿工新的生命；是您，把矿山、把人間地獄变成了乐园；是您，指引矿工和全国人民一道建設着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虎口求生

姚 杰

千金寨虽是一座人間地獄。然而，却有成千上万的穷苦人为了謀求生路，从四面八方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一九三八年冬天的一个傍晚，雪花飞揚。寒风刺骨，有十几个衣衫襤褸的人，来到龙凤采炭所六十二号独身大房子。这所大房子里原住了几十名下煤洞的人，他們身上无衣、腹內无食，夜晚枕磚头盖麻袋，房子露天，四壁挂滿厚厚一层白霜，人冻得滿屋跑。此刻，大房子里的老工人对着新来的伙伴，默默为他們担忧。新来的人中有一个少年，看年紀不过十五、六岁，瘦瘦的矮个子，身上披件小棉袄，下身穿条单褲，鞋已經露了脚指，他面对眼前的情景，伤心地哭了。

这个少年名叫高凤岐，小名“二小”。他家原住在吉林省渾江县六道江大紅道河子村，家里原有六口人：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和小弟弟。在他七岁时，母亲由于劳累病餓死去了，小弟弟卖給了人。他十二岁那年，哥哥不願受地主的气，投奔游击队去了。当时，日本鬼子抓着游击队員的

家屬是要杀头的。爷俩忍痛离家到三羊堡投亲。

高凤岐离家的头一天晚上，姐姐将自己多年来积蓄下来的几角钱，扯了五尺黑市布，又东凑西凑地拼了个衣里，絮上些棉花，连夜一针一线地为弟弟赶做了件新棉袄。临别时姐姐把棉袄给弟弟披上说：“弟弟，你从生下来也没穿过新棉袄，这次出门在外，穿件新棉袄也挡风雪啊！”又嘱咐着：“出去听爹的话，什么事自己多留心……”姐姐说着泣不成声了。高家父子到三羊堡找到了亲戚，高凤岐夜里睡不着觉，苦苦向爹哀求：“把姐姐接来，我想姐姐。”可是当父亲再回到家时，房子被万恶的日本鬼子烧了，姐姐失踪了。

此后，高家父子含泪又到谢家沟“国道”工地做苦工。父亲扛洋灰。儿子给把头烧水，热饭盒。就是拚命地劳累，父子俩也吃不上一顿饱饭。末了，爹被几百斤重的灰袋子压倒，鲜血从嘴角流到地上，死去了。高凤岐父亲的尸体，在工友们的帮助下埋在后山坡。他坐在一棵老松下，放声哭起来，哭了整整六天，他嗓子嘶哑了，泪也干了。

高凤岐的爹死了，姐姐失踪了，后来又听说哥哥被日本鬼子杀了头，一家六口人只孤单单的剩下高凤岐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这怎么活啊！可是，他死去的父亲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仇还没有报，姐姐还没找到，一定要活下去。眼前活路在哪呢？他到处谋求生路，前几天遇到招工的把头，扬言千金寨有吃有喝，于是他同伙伴张配，满怀谋求生路的希望来到了千金寨。

二

高凤岐从来到千金寨那天起，就为生活担忧。两个月后，使他更忧虑难过的事情发生了，他在患难中結識的伙伴張配病倒了。

張配是高凤岐一同从通化来到千金寨的患难朋友。高凤岐爹死后，无家可归时，張配把他領到工棚里，讓他睡在自己的鋪上。一起干活时，遇到重活他来担；一块吃飯时，高凤岐吃干的，他喝稀的。高凤岐听到游击队上的哥哥被日本鬼子杀了难过时，他安慰着：“你哥哥死了，别光难过，将来为他报仇就是了。我比你大几岁，就做你的哥哥吧！”

如今張配劳累成疾，臥床不起，高凤岐在一旁难过得直流泪。

“兄弟！别难过，我是不行了，你可千万得离开矿山逃条活命吧！”一个极其微弱的声音从枕边傳了出来。

“不，哥哥，你好了咱一块走。”高凤岐想起爹死前，别人說爹要是吃服药就不能死，他想找尹把头借錢給張配抓服药把病治好。尹把头不用我却自己来了，不但分文沒借，見張配病的不能再給他卖命了，就叫人把張配活活拖到后山上埋了。尹把头临抬張配时，高凤岐拚命地喊着：“不能抬啊！人还没死啊！抬出去冻也冻坏了。”当他脫下身上的小棉袄追赶到后山时，只見地上又多了一个小土堆。他默默地低下了头，又将小棉袄慢慢地披在自己身上。高凤岐的爹在“国道”

工地上，为了吃上頓飽飯，活活累死了；高凤岐的患难伙伴張配，在这千金寨，还没有死就被活埋了。張配死后，高凤岐的心象长了翅膀，一定要离开这吃人的千金寨。

第二年春天，大雁北飞的时节，一天，高凤岐趁着天黑，又披上破旧的小棉袄偷偷地走出独身大房子。临走时，同房子的工人老馬头再三对高凤岐叮嘱：“孩子，机灵点，要当心，一定要躲避崗楼，千万可不要讓坏人碰上……”老人又把几个窝头装进高凤岐的口袋里。

高凤岐心里感激老工人的深情厚誼，怀着求生的希望，直奔葛布街大桥走去。

离桥不远，木制的崗楼和灯下的几个人影出现在他眼前，他悄悄地停下脚步，跑到崗楼背面的河堤上，想趟河越过崗楼。他低下头見渾浊的河水嘩嘩地流，心里犹豫了，崗楼胜似閻王殿，可渾浊的河水也是无情的。在此紧要关头，桥下来了兩輛拉菜的大車，高凤岐灵机一动，便跑到車老板的身旁，背着崗楼溜过去了。

高凤岐下了桥，天已經漆黑了，虽然路面坎坷不平，他的心情却十分舒暢，真象出了籠子的小鳥，得水的魚。心想：任你布下了天罗地网，总算逃了出来。十七岁的高凤岐还不十分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狠毒手段，当他走出离千金寨四十余里的旧站时，突然在一家小酒館里走出两个人。高凤岐一看，前面那人身穿黑布衣服，脚穿牛皮馬靴，鉄青臉，头上扣着个瓜皮帽，嘴角上叨棵洋烟卷。另一个人手拿一根胶皮

鞭子，凶气十足地跟在那人的后边。这些坏蛋是日本帝国主义豢养的狗，专门为本帝国主义效劳，到处抓工人。每抓到一个工人送交劳工协会，可以领到五角钱。他们就为了这五角钱，把无辜的、想离开矿山谋求生路的工人群众重新推到死亡线上。

高凤岐知道了他俩是狗腿子，他并没逃出这座地狱。

叼烟卷的人走近高凤岐问：“你是干什么的？”

他冷静地答道：“我是串亲戚的。”

“串亲戚，黑灯瞎火的到哪去串亲戚？”手拿胶皮鞭子的人怀疑地反问着，又凑到高凤岐身旁，从头上打量到脚下，用一双三角眼端详了许久，便问道：“你认识我不？”

高凤岐尽量回避他，说：“我不认识你。”

“混蛋，人不大装的还挺象，一个月前是谁抓到你的……”

高凤岐认识这两条日本鬼子的走狗。那是一个月前，高凤岐有一次从矿里逃跑时，天没亮，他从刚刚化冻了的浑水中趟过时，由于河里残存的冰碴将脚划破，疼痛得不敢走路被他们抓到过。高凤岐上次逃跑被抓到挨了一顿打，回到单身大房子里一顿饭减了两个窝头，而吃人的狗腿子却得到了五角钱的奖金。高凤岐这次又被他们抓回来了。

两个狗腿子把高凤岐送到劳工协会交给日本鬼子佐藤，卑躬屈膝地翻了几句洋话，便把高凤岐推到狼狗圈里。六、七条狼狗一齐扑到高凤岐身上。高凤岐眼睛一闭，心一横，想：

咬吧……他昏倒了。

仅仅几分鐘的时间，一个满怀希望，想逃出千金寨的少年，变成了一个血人。他苏醒过来只觉周身痛疼难忍，睁眼一看，那破旧的小棉袄已沾满鲜血，左胳膊上的肉被咬掉了一大块。日本鬼子佐藤在一边用手抚摸狼狗身上的毛，哈哈大笑，得意地对高凤岐开口道：“你的，还跑的有？”

这酷刑并没有使高凤岐屈服，他忍着疼痛回答：“跑！咬不死就跑。”

日本鬼子佐藤无可奈何地搔着他那秃得象南瓜似的脑袋，对高凤岐发呆，不得不把高凤岐送回龙凤六十二号大房子。

三

高凤岐为了求生，一次又一次地想从矿山上逃出去，可是末了还是遍体鳞伤地躺在独身大房子里。房子里的工友看到高凤岐周身的伤痕，疼痛的样子，无不落泪。有的工友气愤得要去找把头说理，也有的工人劝阻；还是先给高凤岐治伤要紧。

工人老马头走到高凤岐身旁，打算掀开他的小棉袄看看伤势，手刚触到伤口，又轻轻地缩回来，不禁痛心地说：“孩子，出了多少血啊，衣裳都粘身上了。”

高凤岐微微地睁开眼睛，望着老马头那张慈祥的面孔，泪汪汪地说：“不怕。看吧，不疼啊！”

老馬头为高凤岐这个十七岁的孩子那种刚强劲儿感动得流泪：“孩子，你爹媽若是还在，看到了該多伤心啊！”

“馬大叔，你就是俺爹啊！”高凤岐用力地伸出手紧紧抓住老馬头喃喃地說。

老馬头倒有些自責了：明知道矿上許多工人想跑跑不了，別說是个孩子啊！当时若是阻拦一下，高凤岐也許不能跑，闖不下这场禍，到不了这个地步。

后悔已經无济于事了，还是先給高凤岐治伤要紧。老馬头在伙友們的帮助下，想方設法給高凤岐医治着伤口。

高凤岐在老馬头的照顧下，伤漸漸地好了些。这天尹把头大搖大摆地从外边进来，見到高凤岐便問：“病好了吧！”

“死不了，把头。”高凤岐一見把头心里就恨他，便沒好言地答对着。

“怎不把你咬死呢？还好了，那就給我上班吧！”

高凤岐的伤虽然好了些，可他哪里能支持得了那沉重的劳动啊。高凤岐忙向尹把头說：“是得上班，可現在还不行啊！再給我几天假吧！”

尹把头皮笑肉不笑地說：“这么說病还是沒好，我当把头的也不能难为你，常言說人都得积点德，誰不图生个一男半女的呢！好吧，一会我找人把你抬到隔离所去，那儿清靜，把病养好了再回来上班。”說罢揚长而去。

当时，日本統治者借防止“虎列拉”为名，不分青紅皂

白，把有各种病的人都送到隔离所。隔离所里边没有炕，铺了些草，外边设了一道电网。病人进去一天只给两碗稀饭。住过几天，病势不好的人就被抬到炼人炉去炼了。

高凤岐进隔离所不到两天的工夫，就有十几个工人被送到炼人炉。他看到一个个伙伴活活被抬出隔离所，望到炼人炉黄烟升起时，心里恐慌起来，为无辜死难的伙伴难过，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他默默地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也要设法逃出去。

这天晚饭时，高凤岐趁隔离所的看守忙着给病人送饭的机会，从草铺上站起来，咬着牙，一点一点往门口蹭。由于他几天没吃饭，加之心火过盛，两腿发软，一下子倒在门外，怕被看守发觉，又拼命地滚到门前的水沟里。

这时，被鬼子抓来抬病人的工友大老张同另一个工友抬着空筐走来。

“张大哥。”

大老张听见喊声，四处寻找无人，低头一看，原来是高凤岐在沟里喊他。“张大哥，我求求你，把我抬回大房子吧。”

“你有病啊！抬回去把头不答应！”

“我病是狗咬的，不传染，张大哥，快点吧，一会让看守发现命就难保啦！”大老张站在一旁，一阵心酸，想：高凤岐的爹是让把头逼死的，哥哥让日本鬼子杀了头，姐姐失踪了，高家就剩他这一条根，怎能眼巴巴地看着他死在这呢？

大老張擦了擦眼淚，不顧一切地同另一個伙伴將高風岐抬回獨身大房子。

高風岐回到獨身大房子，第一宿瞞過了把頭。第二天把頭知道了，非要把他送到煉人爐去不可。就在這緊急關頭，工友們又偷偷地把高風岐抬到離礦山很遠、久無人住的一間小草房里。

日本鬼子和把頭聽說小草房里住上了病人，便要把房子燒掉。無奈，高風岐又含淚離開這裡，逃到離礦四、五里地的土溝里。白天他躲在溝里，夜晚宿在附近的墳地。

一天深夜，天下起雨來，風吹得樹葉嘩嘩作響，野狗陣陣嚎叫，整個墳地顯得陰森恐怖。高風岐躲在棺材旁邊一領遮蓋磚墁的席子下面，一直睡不着。他一閉上眼睛，死去的爹、哥哥和失蹤的姐姐就出現在眼前，要他給報仇……待他睜開眼睛時，好象有一個人影綽綽地向他走來。高風岐在這裡已經度過了多少個夜晚，還未看見過有人來，把頭更不會來。他見人影越來越近，打起精神，壯着胆子問：“誰？是人，是鬼？”

“我是人！是好人！”

原來是一位老太太，因為有病，怕日本鬼子抓去送煉人爐，才到墳地來藏身。

高風岐這才放心了。

一夜又一夜的過去了，高風岐的傷已經痊愈。一次，他到礦山住宅區要飯，被尹把頭碰上，見他傷已好，又將他拉

回矿山。

高凤岐回到大房子一看，工友们仍然和以往一样，吃不上，穿不上，累了一个月，工资除了把头、管账先生的克扣，到工友手里的已是寥寥无几了。他便找到尹把头说：“不给我们涨工资，我不干了。”

“臭煤黑子，你好大的胆子，你吃我的饭，住我的房子，竟敢说不能干了。”把头瞪起牛眼珠，气势汹汹地骂着。

“我没卖给你。”

尹把头怎肯饶过这样一个敢于和他争辩的煤黑子呢？他扬起手里的胶皮鞭子向高凤岐抽打。高凤岐心里的怒火已经燃烧起来了，他躲开鞭子，顺手从炕上拾起块砖头，往把头的脸上砸去，把头的脑袋流血了。高凤岐和同房的伙伴都出了口闷气，解了恨。但高凤岐知道鬼子和把头不能放过他，便披上破棉袄，告别了同房的伙伴，逃出龙凤采炭所。

高凤岐虽然逃出了龙凤采炭所，可是却逃不出这人间地狱。后来又被逼到大山坑，仍然成天在死亡线上挣扎。

四

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一日煤都解放了。被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四十多年的千金寨由地狱变成了天堂，昔日的煤黑子变成了矿山的主人。

往日走投无路的高凤岐，如今党为他也为所有的劳动人民铺平了一条宽阔的社会主义大道。

往日高凤岐被日本帝国主义、封建把头害得家破人亡，九死一生；今天，他在党的阳光雨露下，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胜利矿五区当采煤副班长，成了家，有儿有女，过着幸福的生活。

高凤岐在新生活面前，常常回忆起过去，想起自己的亲人——死去的父亲、母亲、哥哥。更加思念他那失踪多年的姐姐。组织上了解了他的心情，便于一九六一年十月份给了他寻亲假。

高凤岐回到离开二十多年的家乡。他在当地政府和农民兄弟的帮助下，找到了他的表弟徐茂盛（生产队队长），知道了姐姐的下落，姐姐嫁了人，现住沈阳市。

高凤岐多年来日夜牵挂的姐姐，如今有了下落，他寻姊心切，连夜搭车来到沈阳。

高凤岐来到姐姐家，姐姐对着这个中年的客人楞住了。高凤岐却一下子认出了姐姐，便开口喊道：“姐姐！姐姐！”

“您……”

“我是二小！你一奶同胞的弟弟。”

姐姐用衣襟揉了揉眼睛，亲昵地抓住高凤岐的手，嘴唇颤抖好久好久没说出一句话来，只是泪如雨下。泪水里包含着昔日的辛酸、苦难，也包含着今日的欢乐和幸福。

这姊弟俩从那年初冬离别起，到这个初冬，已经整整二十六个春秋了。他俩会有多少话要互相倾诉啊！

新屯脫險記

时峰 洪禹

三斤大米

宋玉庫小时候住在撫順市郊閣老屯。因为父亲久病，他从九岁就給地主崔扒皮放猪，一年到头，吃不上，穿不上，还得借地主的債。后来連家里仅有的一口猪、一条狗都頂了債，十五岁那年就被逼上露天矿，当了矿工。

一九四五年，日寇快完蛋了，可是还要做垂死掙扎，所以这一年矿工遭遇最慘，誰家里有病人都不敢声張，因为鬼子知道就硬当“虎列拉”，不是送进有死无生的隔离所，就是活活扔进炼人爐。这年宋玉庫二十八岁，在露天矿选运檢修当电工，他的父亲得了重病，他既不敢說，又不敢大明大摆着去治。沒病的人吃橡子面、啃豆餅也难咽，何况宋玉庫久病的父亲呢。宋玉庫难过极了，他想給父亲弄点吃的。阴历五月間，他請了一天假，到市郊塔峪內兄張維国家去了一趟，正好他家有点稻子，于是用地缸搗了，約有三斤大米，宋玉庫用口袋装上了，高高兴兴地往家走。誰知走到离矿上十来里地的南沟时，遇到了“檢問所”警尉庫丙謙，这家伙是

一个吃紅肉拉白屎的坏蛋，他一看是大米，就立刻把宋玉庫送进了警察分所。

宋玉庫的父亲知道儿子是被敌人当“經濟犯”押起来的，定“經濟犯”的罪可不是玩的！于是他急忙去求住宅区的張老六。人是保出来了，虽然躲过了皮肉之苦，但是警察分所要一百五十元錢，不然就抓去送警察局。天哪！宋玉庫当时一天才掙三角多錢，連家里生活都維持不了，哪来的一百五十元錢呢。他把心一橫，暗想：这个世道反正沒有穷人的活路，要錢沒有，要命拿去！錢沒有按期送到。沒过三天，在一个半夜里，一台三斗屁驢子（摩托車）把宋玉庫拉进了警务处。警务处想从他身上发个大財，問他大米是从哪里来的，是买的还是用电綫换来的？宋玉庫心想：就豁出我这条命算了，要命也不能連累內兄呀。便說：“我是走路遇上一个人买的。”咬着牙忍受着酷刑，先是周身过电，然后又灌辣椒水。宋玉庫还是不說，接着又压杠子，所有的刑法都用过了，还是沒有口供。警务处把宋玉庫送进法院蹲监狱，从监狱又把他送进了矯正輔導院。

矯正輔導院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后，設立了各式各样的特务机构和监狱。矯正輔導院是專門折磨压榨矿工的一个人間地狱。送到这里来的矿工，都是含冤打无头官司的。撫順矯正輔導院(以下簡称“輔導院”)設在市东郊，新屯东山坡下，里

外两层刺障子，中間一道电网，方圆有二、三里，一栋栋简陋的大房子，挤得象火柴盒似的，四角安設着炮楼子。宋玉庫被鬼子押进靠刺障子門口崗楼附近的一栋房子里。白日这里面所有的难友都被監視着服苦役去了，宋玉庫一进去，只觉得阴森森、空落落、暗无天日。他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門砰的一声开了，闖进一个胖得象狗熊、手提鎗把的輔導警，他厉声地叫道：“宋玉庫！”宋玉庫略微抬了抬头，那狗腿子嚎叫一声道：“看什么！你还怪威风的呢。”說着就揮起他手中的鎗把，向宋玉庫劈头打去……

晚上，这間屋子里的难友回来之后，胖狗熊似的輔導警又来通知宋玉庫說：“炕上都住滿了，你到茅房里住吧！”

屋子里的茅房紧挨着土炕，輔導警出去之后，宋玉庫刚想往茅房里去，挤在炕上的一个圓臉、大眼睛的高个子壮年难友，悄悄地向宋玉庫說：“唉！老乡，別听他的，你上我这来挤着睡吧！”他见宋玉庫在犹豫不定，下地就将他拽上炕去。

“陈大鎗把打你了吧？”那人見宋玉庫臉上有血，关心地問道。

“嗯。”宋玉庫答着。

“凡是进来的人，都难免他这杀威风的鎗把呀！”那位难友紧接着又說：“你是因为什么进来的？可惜，可惜你这般年輕啊！”那人見宋玉庫长得身强力壮，四方大臉，一双黑黑的眼睛怪有精神，虽然滿臉連鬚胡子好久沒有刮过，但

还满带着青年气概。

“因为三斤大米！”宋玉庫简单地回答道。

“进来就要有思想准备呀，这里头可殘酷呢！”

他俩正說着話时，土炕上就有人吵嚷着說：“有人咽气了。”那人赶紧过去帮助往地下抬死尸。

宋玉庫不知道什么时候稀里糊涂地迷糊过去了，他並沒有睡实，在朦朦朧朧地說囁語。身旁那人把他推醒問道：

“你怎么說梦話呢？”

“我……”

“是，你說怎么也是死，拚了，拚了！”

“是嗎？”

“是啊！”那人压低声音，貼在他耳朵边問道：“你真有拚的心嗎？”

宋玉庫坚决地回答：“要不怎么办，反正沒有活路了！”

“那好。”

这一夜，宋玉庫似睡非睡，熬过了一宿。第二天鬼子監視着去干活的时候，他才听別人告訴他，挨着他睡的那人叫姜敬福，他是个“特殊工人”（特殊工人是鬼子从关內俘虏的抗日軍民）。

晚上，姜敬福便把他自己的經歷同宋玉庫講了。原来，他带着十几个“特殊工人”想逃回关里，中途被鬼子发现，押回矿山打入这“輔導院”的。最后他囑咐說：“你昨天

晚上說夢話，想和鬼子拚，我看該有這個膽量，可是絕不能莽撞……”

“那得怎麼辦？”宋玉庫問。

“要想逃出去，就要作好一切準備，首先是設法弄壞鐵門門和電網。”

宋玉庫一聽，胸有成竹地說道：“這個我有辦法。”

搏 斗

姜敬福和宋玉庫在秘密地策劃着暴動，等待着時機的到來。

宋玉庫早就把“輔導院”的一切都記在心裏了，他在一次出去做苦役的時候，揀了塊鐵道板藏了起來，準備用它破壞電網；然後又琢磨怎麼能鋸斷鎖門的鐵門門。姜敬福把“輔導院”的鬼子活動規律都摸透了。可是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宋玉庫突然發起了高燒，燒得他鼻孔和嘴里往外流血。怎麼辦？躺在炕上吧？鬼子不許“輔導院”里有病人，一旦被他們知道，會把你當成“虎列拉”投進煉人爐。姜敬福告訴他：“千萬別讓鬼子知道，一躺在炕上就完啦……堅持着！”

宋玉庫覺得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身子象個醉漢，腦袋痛的象要裂開……可是他還堅持着，和難友們一天進行十四、五小時的勞役，在鬼子面前他控制着不從鼻孔里滴血，支撐着身子不打晃，不趑趄，表面看來仍舊是個不動聲色的

汉子。就这样，过了半个月，他浑身脱了一层皮，总算保住了性命。

病一見好就和姜敬福商議行事。他們决定在一个星期六晚上行动。因为星期六晚上大部分鬼子汉奸都回家，只留下四个鬼子分別守在电网四角的崗楼上，便于行动。正好这天白天宋玉庫拣了半截鋼鋸条，晚上他和姜敬福向难友們宣布了暴动計劃，难友們各个惊喜交加，馬上行动起来。安排了两个人放哨，一个人踏在另一个人的肩上，趴在差不多接近棚頂的窗戶間盯住大門口崗楼里的鬼子朝田，因为电网的开关設在这个崗楼里，电网一破坏这里先知道。宋玉庫將鋸条从門縫里伸出去鋸鎖門的鉄棍，鋸呀，鋸呀！直鋸得他两手发麻。短短的鋸条，粗粗的鉄門門，整整地鋸了两三个小时才鋸断了，大門被打开了。因为怕鬼子发现人多开枪警戒，宋玉庫一再囑咐姜敬福：“即使我同鬼子交了手也不要出去，一切看我手势行事。万一不測，大家就說我一个人干的，以免大家受損失。”

一切进行得都很順利，鬼子沒有巡察，鋸条沒有折。房門一开，宋玉庫拿着鉄道板，在黑影里猫着身子，来到电网跟前。隔着一层刺障子，伸手把道板扔在电网上，道板一接地，就見电网“哧”的冒了一股藍火，这时崗楼里也閃了一下火光。朝田这家伙行动也很迅速，手里端着手枪，腰里挎着短劍，跑出了崗楼。宋玉庫紧忙蹲在刺障子旁黑影里盯着鬼子的行动。朝田的手电一下子照在他的臉上。

“什么的干活計！”朝田吆喝着。

“我的肚子痛……”宋玉庫双手捂着肚子。

“哪边来？”

“門还没有关，我的房子里来。”

“什么东西扔在地下！”

“我压肚子的石头……”

“八嘎，你的暴动！”朝田吆喝着，已經来到宋玉庫跟前，朝田右手端着手枪，左手把手电筒掖起，拿出手扣子来。

“来，这个的給！手举起来。”

宋玉庫見勢不妙，举着手往朝田近前凑了凑，趁朝田不注意，抬腿一脚将朝田的手枪踢落在地。朝田往后一閃身子，抽出了雪亮的短劍照宋玉庫的胸前刺来，宋玉庫躲閃不及，就听噗的一声，腹部左边挨了一刀，当时他只覺得左腿凉嗖嗖的，他知道是被鬼子刺中了，并且不輕。他想反正沒有好了，拼吧，当朝田又来第二刀时，他用手一托朝田的手腕子，短劍划破了他的右肩膀头，朝上翻去，他順势用右手抓住朝田的手腕子，左胳膊上来压住朝田的右胳膊肘，卡巴一声，把朝田的右胳膊压折，脚底下一个絆儿，朝田“放了长条”，躺在就地。他赶忙搶过短劍照朝田身上一連刺了七、八下子，朝田一命嗚呼了。这时房子里的十二个人一齐涌出来，姜敬福迅速将宋玉庫扶起来，宋玉庫說：“我不行了，你們快走……”姜敬福俯身嗅了嗅宋玉庫的

伤口說：“不要紧，没有什么味儿（伤着五脏会发出异味的），快走……”于是，他們跳过了电网。天还没有放明，他們一共十三人，从新屯东山奔北龙凤，过潭河，如魚得水，隐藏在施家沟的树林里。



在深沟密林里，姜敬福扯下自己的破衬衫，把宋玉庫小肚子上的伤包扎好，算是止住了血。

他們略微休息了一会儿，共同商議着去向。姜敬福說：“咱們應該进关，一进关就有办法了。”可是怎么个走法呢，宋玉庫身上象血葫蘆似的；一沒錢，二沒吃的，三沒有衣裳，又不熟悉綫路，要徒步走上数千里路，并非容易。宋玉庫默默瞧了瞧周圍的人，心里暗想：“就我一个人是当地人，主意就得由我出了！”于是他便和姜敬福商量着，他自

己要回一趟家，讓家里借上几个錢，取点破烂衣服，弄点吃的，比两手空空地走好得多。姜敬福見他身上伤势很重，不肯讓 him 走。后来，宋玉庫一直坚持，姜敬福才囑咐他：“千万不要直接回家，这时候怕有特务、腿子監視着你家里的人了，最好先找一个可靠的亲戚，通个信，千万要小心。”

“好吧。”宋玉庫囑咐着說，“到明天早晨若是不見我回来，你們就先走，可別因为我耽誤了大伙。我是当地人，我有办法……”此时天已放亮，他把褲腿挽上，由撫順东沟繞到滴台、镰刀弯，从渾河里趟进朴屯河到古城子河。这一繞有五、六十里路光景，他在水里遇上人便装作摸魚，有时装着洗澡。

他的伤口不时地发作，一发作他就得猫下腰 捂着肚子“摸魚”。他的衣服全湿了，他不知道是水是血，只觉得渾身难受，也不知道是凉还是疼痛。

他咬紧牙忍着痛，一直来到了汪良屯鐵道綫（露天矿坑沿干綫），这时太阳已經卡山，他見有一輛空車开来，抓上尾車跟車来到选煤厂下面。到矿上宋玉庫就有了主意，他立刻想到离选煤厂不远，西五道叉子房扳道的王兆东，他們認識，还多少沾点亲。于是他毅然奔西五道叉子房去。这天正是王兆东的班，王兆东一看这情景，便先給宋玉庫弄点吃的。他自己不能离开道叉房，但他知道天傍晚的时候宋玉庫的叔伯小姨子二喜子要到这儿来拣煤，他讓宋玉庫等着。沒到天亮二喜子果然来了。她一見宋玉庫就哭了，說她姐姐

(宋玉庫的爱人張雅琴)和宋玉庫的母亲都被警察抓去了，此时她姐姐正在“自治会”房梁上吊着呢，宋玉庫的母亲也遭受了毒打。宋玉庫一听心如刀绞，真想和敌人拚了。王兆东劝阻他，先不要管家，逃命要紧。于是他把要衣服要錢的話同二喜子講了，讓她回家告訴家里一声。

誰想二喜子回去，同宋玉庫岳父講这番話的时候，竟被屋外蹲窩的特务听到，矿上的劳务系立刻知道了宋玉庫的下落，当时就派出了便衣和外勤监督去包圍选煤場。

幸亏，这时宋玉庫已不在道义房里躲着了，天一大亮，他就躲在选煤場附近一座变电所旁的大柳树下面。他环顧着周圍，突然发现从西边走来一群人，他認出其中一个姓鮑的外勤监督，知道不妙，立刻看好了地势准备逃跑。說时迟那时快，外勤“驃子”已經来到变电所附近，并且发现了宋玉庫。在这千鈞一发之际，宋玉庫翻身跑到变电所北边土坡下面。下坎后順着南机电厂外面往八号馬机（坑下坑上运输煤的卷揚机）跑，后面人声喧鬧，喊着抓人。宋玉庫赶到八号馬机时，正好有一列往坑下放行的小煤車，宋玉庫沒加考虑，一跃身上了車，隨車下了坑。当列車行在坑半腰时，宋玉庫才想到不妙：下了坑敌人把大坑一圍，这不是自投罗网嗎？想到这里他毅然又跳下了正在駛行的煤車，在坑半腰跑到七号馬机，可巧赶上一列往上运煤的列車，他抓住尾車，复又隨車上了坑南面的千台山上。此时敌人已把整个大坑包圍，而宋玉庫却升了坑，上了山。他从千台山奔向丘家楼子，一

直往南逃去。他跑到路家园子，看园子的老人给他换了衣服，送给他一把锄头、一顶草帽，千叮万嘱咐告诉他要赶晌午头再进堡子。就这样，他一路上吃的是生苞米棒，喝的是河套里的污水，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走了多少日子，才来到了本溪湖。

本 溪 湖

宋玉库在抚顺的时候，听说本溪比抚顺好混，其实在日寇统治下，到处都没有穷人的活路。宋玉库到了本溪，身上光剩一把骨头了。长长的头发，满脸连鬓胡子，伤口发了炎，心里惦记着姜敬福等人。呆下去没吃没住，不呆下去又走不了，白天他到处找雇零活的，晚上就宿在露天地里。有时候伤口鼓脓把他都疼昏过去；有时候卖不上零工，他就得饿着肚子。可是他还咬着牙坚持着，坚持着去卖零工，维持着生活。后来他总算在煤铁公司当上了一名小工。他给电工打零杂，当然不外行。干起活儿来给电工递递工具、材料，样样随心应手，有时还代替工匠修修电缸啥的。伙计们甚是奇怪，谈话唠嗑时就有人盘问起来：

“你干过电工吗？看你干这行儿哪样都行，怎么就是哈不下腰呢？”

“实不瞒师傅们，我是在沈阳干过，我到本溪湖来是找朋友的。朋友没找着又生了病，肚子上长了个疔子，没钱治鼓脓了。咳！抱蹲了……”

工人們看着宋玉庫說的實在可憐，有人就見義勇為地領着他到公司醫院去治。到醫院找了個中國大夫，那大夫一看傷口就知道不是癩子，可是他只搖頭沒說話。宋玉庫是個臨時小工，他一天三角五的工錢，連吃飯都不夠，哪里有錢治病呢？大夫見他這般光景，很是同情，就偷偷給他治傷。治了一個多月傷才封了口。這時煤鐵公司井下用電工，伙計們就把他引薦到井下。工人堆里好辦事，可是井下有把頭，首先他必須瞞過把頭的耳目，第一步要取得“信任”。可巧，這時有一台卷揚機拉車太少，一趟只能拉上三個車廂。餉煤工計件掙不着錢，把頭得的油水也不大。很多電工也找不着卷揚機的毛病，宋玉庫一來就發現是“抵抗”綫少，馬達不好。于是他通過別人同把頭講說他能修理這個毛病。把頭有自己的算盤，听了甚是喜歡。說什麼：“這對采煤報國有功，若能修好了卷揚機，除去工錢外加獎賞！”這時候宋玉庫有個耳聞，聽說日本報紙上有个懸賞抓人的布告，登着象片，名字就是他宋玉庫。在這種情況下，若是不想個萬全之策，真是危在旦夕。他一轉想：“行啊，咱就來個將計就計吧……”于是他向把頭提出一個條件：他情願當這台卷揚機的檢點工，為了踮大繩方便，允許他長期住在井下。這個條件也很稱把頭的心，並且答應每天差人給他送飯。

宋玉庫手到病除，卷揚機能拉六個車廂了。于是宋玉庫就在井下安了家。

開頭一些日子，工人們給他往井下帶飯，卷揚機也照常運

行。过了不多日子，工人也不来了。一連三天沒見一个人影，这可真奇怪。确实是少見的现象，从鬼子开矿以来就沒见过卷揚机停运，就是工人罢工了，机器也不会停的。

宋玉庫做了种种猜测：出了事故嗎？出事故他在井下不能不知道。鬼子发现他了吗？怎么不下来抓人呢！他甚至猜测井上发生了厉害的傳染病，或者发生了大水；可是水泵和通风还没停。別的他都能忍受，沒人送飯可受不了。实在餓的沒有法了，他便一步步地往上爬。他剛爬出井口，就听外边有人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庆祝东北光复！”他急忙爬出井口，一心想問个究竟。沒想到，因为他日久不見阳光，在太阳地里一站竟昏倒在地上了。

回 家

工人弟兄們把宋玉庫抬回大房子，他苏醒过来了。宋玉庫問大伙发生了什么事情。大伙說：“日本鬼子投降了。”

工人弟兄們給宋玉庫湊上了盘纏錢，他不顧白天黑夜赶回了撫順丘樓子。他到家时正好是半夜工人下三班的时候，他在門口張望了一陣子，一直担心屋子里住的不是自己的亲人。可巧这时邻居王胜保下三班，認出是他。交談之后，他才知道，西五道义子房王兆东被他連累，讓鬼子抓去至今无有音信，父亲宋誠滿已被鬼子踢折筋骨死去，母亲沒死，正在病着。王胜保走后，他便輕輕地敲着自家的屋門。

“誰？”这是母亲的惊恐的声音。

“媽！我，我是玉庫！”宋玉庫顫抖地叫着。

“什么？玉庫！”母親揉了揉眼睛，楞着出神，暗暗思索：方才朦朦朧朧听着隔壁的鐘响了一下，她知道此時是后半夜，這個時候有人叫門……老人想到這裡，不覺渾身起了一層鷄皮疙瘩，她伸出手，摸着周圍的一切，瞪着大眼睛想辨別一下是在做夢還是醒着。宋玉庫見好久沒有人答腔，便又喊着：

“我是玉庫，媽媽。”

好久，好久，媽媽才惊恐地把門開開，她長時間盯住宋玉庫的臉。好久，好久才說出一句話：“想……想不到你還活在世上啊！”母子抱頭大哭，多少話都被淚水淹沒；多少苦都涌上心頭；多少仇恨交集在胸膛……

“媽，你別傷心了，只要兒子活着，早晚要報仇哇……”宋玉庫勸着媽媽。

“孩子，可別惹禍了……”媽媽捂住了宋玉庫的嘴，她好象還沒有完全醒過來。

天亮了，人民翻身了；解放后宋玉庫又在西露天礦當了電工，如今他有兒有女，有吃有住，更主要的是：他現在是礦山的主人，他和我們每個新中國的公民一樣，幸福地生活着，為社會主義的祖國勞動着、戰鬥着。

更名記

时峰 洪禹

午休時間，人們坐在办公室里漫无边际地閑聊，不知道是誰引头議論开关于起名字問題来。有人說，名字不过是一个人的代号。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認為父兄長輩給后生起名字，总是寄托着一种願望和理想，免不了要打上时代的烙印……正在議論紛紛的时候，突然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走进办公室来，进门就問：

“党委書記在这里吧？”

“有事嗎！同志？”

这位青年，瘦削俊拔，身材較高，臉上带着稚气，显得有些腼腆。他沉思了一会說：“我想讓矿上打个証明，我……我要改名字！”

真是无巧不成书。議論名字，就来了改名字問題。我們停止了爭論，讓那青年坐下，問：“你是哪个单位的，請你談談为什么要改名！”

我是崩岩段开馬机的工人(卷揚机司机)，原籍是山东曲阜城北王庄。我們家祖祖輩輩給地主扛活，世世代代受苦受穷。我一生下来，爷爷就說我带着福象，說我主貴，老人家再三斟酌，給我起了个名叫周祥身。这个意思不过是希望我是个吉祥的化身，从此不受人欺辱，不忍飢挨餓。那时候老人愚啊，他沒想到，我給我們家多帶了一張嘴来。穷日子更是一天不如一天。我八岁那年，按我的岁数推算，那是一九四二年，我們全家——祖父周庆昌，父亲周繁臣，母亲徐桂兰，弟弟周祥荣，妹妹的名字忘了，六口人被招工的把头騙到撫順煤矿上来。

这是被逼的。爷爷說：“穷闖南（南方），富闖京（北京），死逼无奈才下关东呢。”可是架不住招工的花言巧語，說什么千金寨头上另有天，干活輕巧多掙錢，水龙头都安在鍋台上。爷爷看呆在家里也着实难混了，咬了咬牙来到了千金寨……

我記得那正是阴历十月初几，一下火車到处是一片白，招工的把头把我們一家人送到新屯圈里独身大房子，我們才知道是上了賊船。叫大房子，不是因为那房子大，那是些一栋栋通长的房屋，不分男的女的，不管病的伤的都躺在一条大炕上，一栋房子里就挤滿了百十号人。屋里墙上挂着霜，地下冻着冰，房盖露着天，窗戶都透风。这还不算，一栋栋

大房子周圍夾着刺障子，障子周圍有“驢子”的崗樓。崗樓下邊還有巡邏打更的，要不這地方怎麼叫圈里呢！實際這里面就是個大監獄。

第二天，我爺爺和爹就到礦上扛道木、刨煤，一天累的要死，回家仍舊吃不飽。晚上睡覺，我們一家六口只有一床被，早晨起來被上掛霜雪，真是飢寒交迫啊！爺爺是個急性子，他一看那生活連橡子面都不管夠，光大人還好說，他是怕把我和弟弟、妹妹活活餓死，他和爹商量着逃走。

來到千金寨十幾天後的一個晚上，娘用仅有的幾個錢買了些粉條回來，煮了一小鍋粉條子，我們一個人吃了一碗。約摸在半夜十二點左右，爺爺領着不到四歲的弟弟，爹抱着僅有的一床被子，娘抱着妹妹，我跟着爹，偷偷摸摸，大氣不敢出，來到了房後刺障子近前。爺爺用手把刺綫扒了個窟窿，爹娘帶着弟弟妹妹都鑽了過去，待爹伸手拽我的時候，我的頭碰着了刺綫，沒出了微小的響聲。巡邏的“驢子”立刻吹響了哨子，我們全家眼睜睜的被“驢子”圍住。他們當時就把爺爺和爹捆綁起來，然後把我們全家帶到崗樓里，把爹和爺爺吊在崗樓大梁上，掄起他們那蘸了涼水的皮鞭，打了爺爺再打爹。我和娘不住聲地哭，哭天哭地，哭爹哭娘。

“驢子”吓唬着不讓我哭，我和娘怎麼能止住哭呢！看着爹和爺爺吊的雙腿够不着地，難受得直“蹬悠”，皮鞭落在他們身上，比落在我的身上還疼，我和娘的心都象撕碎了。我們不住聲地哭，“驢子”的皮鞭又打在我和娘的身上，娘用身子

擋着皮鞭，用奶頭堵住妹妹的嘴，可是難忍心中的怒火。

“騾子”折騰了我們一宿，天一亮又把我們全家帶到圈里小空場上去，同時集合來了全圈里的勞工和家屬。“騾子”們叫爺爺和爹跪在磚頭上，頭上頂着一條扁担，扁担兩頭一頭吊上一塊三十多斤重的大石頭。把頭、“騾子”們指着我們，氣勢汹汹地向周圍的人吆喝着：“這就是逃跑的下場，你們誰想跑只管跑……可先得想想你們還要命不要命……”

爹還年輕，爺爺上了年紀，又加火性大，跪了一會兒就昏倒在地。把頭、“騾子”還不饒人，又把辣椒水，往爹和爺爺的鼻孔里灌。這時周圍勞工，不顧把頭、“騾子”們的吓唬與阻攔，紛紛向前為爹和爺爺求情。把頭、“騾子”折騰我爹和爺爺的目的就是要“殺雞給猴看”，如今他們見目的達到了，就假惺惺地充起“善人”來，一個把頭皮笑肉不笑地問周圍的人：“你們敢保他們不跑了嗎！”周圍的人異口同音地說：“敢！”“好吧！看在你們大伙的面上，你們敢出連環保，就給這對窮小子條活路……”

二

爹和爺爺第二天都起不來炕了，黑心的“騾子”還到房子里逼着爹和爺爺去上班。我爹忍淚咬牙起來跟着催班的走了。爺爺實在是爬不起來了，我和娘就苦苦地哀求着催班的說：“爺爺實在走不動了，饒他歇個工吧。”“不行！自己不能走，找倆人抬着也得去！”“騾子”真就找來幾個

腿子，把爷爷从炕上拖下地拽着就走。走出去不到半里路，爷爷就昏过去了。两个老乡把爷爷抬回家来，不到晌午就不行了……爷爷死的时候才四十多岁，可怜他老人家，死后还讓“騾子”拖到装死尸的太平房里，以后我們連尸首都沒見着……

爷爷死了，爹又得了伤寒病。路是越走越窄了，缺吃少穿，无依无靠，我們只好去要着吃。娘侍候爹的病，我就跟着邻居出去要飯，后来我又領着弟弟出去要。每天天不亮我就和弟弟出去，越过一条深沟，四处去要飯，晚上回来每天都在一条深沟土坝上等着出去要飯的邻居。这是因为：这条沟是矿上洗煤用的流水沟，早晨我俩从这里路过的时候，沟里是干的，晚上回来这里面流开水了。我俩不敢趟水，只得等邻居們来背过去。那一天，許是我和弟弟回来晚了，在土坝上等了两、三个鐘头都不見一个行人。这时正是旧历年前后，小北风早打透我們的骨头和肉了，又加上天愈来愈黑，又怕又冷。四周不是山就是空場坟地；喊是白喊，哭是干哭。实在沒办法了，我和弟弟商議着，走下土坝，我背着弟弟踏进了带冰碴的水里。不料我愈往里走愈深，愈怕愈往下陷，沟里的水一直沒到了我的肩膀头。我觉着我渾身的血都凉了，渾身都麻木了。好不容易走出深沟，我就真象房檐上挂着的冰溜子，腿都打不过弯来了。

就在这天晚上，由于娘沒有奶，小妹妹沒有吃的，也发起高烧来。爹病得人事不省，在炕上燒得直打滾；妹妹又在

奄奄一息中。半夜时分娘讓我把妹妹撒尿，我抱起妹妹一看，她已經不喘气了……过了些天，爹的病稍微輕了点，哪曾想娘又病倒了。这时候，左邻右舍的好心人都为我們焦急忧虑。有人劝我爹把我們哥俩給出一个去。开始爹沒主意，后来爹許是怕把我們活活餓死，想留給我和弟弟一条活路，于是爹就答应把我給人家。可是討孩子的那家姓傅的嫌我大了，記事了，非要我弟弟不可。我弟弟听說有人来抱他走，两只手扎煞着，扑到我跟前抱住我的大腿哭。喊着：“哥哥，哥哥！我不去。”“哥哥，哥哥！我不去……”我見他哭，我也哭。他見我沒有主意，又一头扑在娘的怀里，可是娘象在梦里一样，弟弟喊哑了嗓子她也听不見……

终于，弟弟讓来人抱走了。我撵出好远，耳朵里一直响着弟弟的喊声：“哥哥，哥哥，我不去……”

老傅家給扔下一些錢，爹給娘吃了点药，娘逐漸地好了。娘一明白事就找弟弟，知道弟弟給了人，娘大哭一場，后来再去找姓傅的就不知搬到哪去了。

三

我爹的脾气有点象爷爷，他怕連累一家老小，忍受着“騾子”的毒打；忍是忍，可他总想报报仇。那年眼看着到了阴历年底了，还不見把头給开支，工人們別說置办“年”了，就連平常日子吃喝都接不上了。工人們成年累月地卖苦大力，到时候不給开支，这真叫人咽不下去了。我爹和另外

两个工人就去找石把头說理。我爹他們正在气头上当然沒好話，把头是拿着不是当理說，你一言，我一語地爭講起来。石把头見摆不出理来，就使了个手段，說是从三人之中找出一个代表到屋里詳細談談，談好了當場就支給工人的薪水。我爹想：有理走遍天下，石把头屋里还能挂杀人刀？进去又能怎样。我爹跟石把头进了屋，沒加防备，从門后一拥上来四、五个狗腿子，将我爹捆绑起来。石把头手提鎗把，咬着牙嚷道：“給你錢，先給你……”說着，手起棍落，一直把我爹打得人事不省，然后，狗腿子們从窗戶里把爹扔出去……

第二天早晨，我爹才从昏迷中醒来。他精神錯乱，被逼瘋了。他从炕上跳下来就去捞家什，捞着木棍抄木棍，捞着劈柴抄劈柴，后来他找着个架擱板的三角架子，抱在怀里，就象持着大枪的样子，大喊着：“我要报仇，要报仇，我要打死他們……”我娘把房門关住，我去抱爹的大腿。真吓人哪，直到如今我还記得清清楚楚，他的臉色鉄青，腮上带着血迹，他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瞪着我，瞪得我不敢睜眼看他，可吓人哪。但他可不打我，他知道誰是他的仇人。一直到現在我还后悔，后悔我娘不該讓邻居們把爹双手摑住……

年三十早上，爹就断了气，那时我爹才二十五岁。在把头門前响起了鞭炮声时，我和娘正哭成泪人。

邻居們过来劝我娘，讓我們找个知近的人照料照料，把

爹成殮起来。娘想起个远門亲戚，我管他叫姨父的人来，我爹活着的时候我不知道有这么个亲戚，后来听娘告诉我，我才知道这个人是把头手下的紅人，他有錢，俺穷，他怕俺沾他，俺爹俺娘也有志气，宁可討着吃也不去低三下四地求他。当时，爹一死，邻居們一說，娘一时沒了主意，冷丁想起了他，娘把他的地点和这个人的长象——他是一只眼——告訴了我，讓我同邻居一起去請他。誰也想不到他是怎么說的，他說：“过年我可不能耽誤工啊！过年上班給双工，你讓你娘求別人吧……我不能去。”

沒办法，全靠左邻右舍的穷邻居們，总算把爹安葬了。爹死后第二天早晨，我那个姨父突然来到我們的小黑屋里，口口声声說請我娘去他家拉拉話，我娘一再推辞不去，他死纏着不放。纏得娘实在沒法了，領着我跟着他到了圈里十二栋住宅。一进他家的屋門，就見滿屋热气騰騰的，炕里飯桌上还摆了好几个炒菜，有酒有肉，有湯有飯。炕里头还坐着石把头手下的一个姓柳的小把头，我娘一看不对勁，二话沒說，領着我抹身就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娘遇到了邻居李大娘，她悄悄地告訴我娘，說：“孩他娘，你可別上他的圈套哇，他是要把你卖给柳瘸子（柳把头的外号）呢……”我娘早知道他和柳把头有勾搭。他既然把陣势摆上了，决不能就此善罢甘休。这时候就剩俺孤儿寡母了，把头、腿子画个圈儿就够俺娘俩跳的。多亏好心的李大娘，她給我娘介绍了个叫李世福的工人，讓我娘改嫁。这时候我娘一

点主意也没有了，可是她知道，这总比让人卖了强，她依从了李大娘。为了提防柳把头下毒手，当天（初三）夜里，李世福（也就是我的养父）就到圈里来领我和娘了。当我们离开圈里不到半里地的时候，把头手下的狗腿子们就从后面追了上来。我的养父一听后面人声呐喊，就急忙拽住我和娘跳进路旁一条深沟里，藏了起来。一直等到狗腿子撵过去，养父才领着我和娘，绕山道逃出虎口。

四

从此我就姓了李，叫李凤祥，过了几个月，养父托人给我找了个活儿，进了日本鬼子开的灯泡厂。那年我才九岁，鬼子不管你大小，同样挨打受气。好容易盼到变了天，谁想又来了“刮民党”，照旧挨打，照旧挨饿。逼得我出了厂子，去拣煤背煤卖。鬼子时期受鬼子、把头打骂，“刮民党”时期受大员、矿警的打骂。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冬，共产党解放了抚顺，苦日子才算熬出了头。第二年我就从工厂到了学校，念了一年书，十五岁上我就报名参了军。一九五三年我在部队诉苦大会上诉了苦，部队首长知道了我的出身和遭遇；为了能使我们全家团聚，决定给我二十天的假，让我回家找弟弟。当时我被感动得流下泪来，回家和娘一谈，她简直有点不大相信，她一辈子没做过这样的梦。因为我弟弟给人家的时候我还小，只是从娘的嘴里知道了点当时的情形。娘也是当时从爹嘴里知道的，娘只知道那家姓傅的当时在龙

凤电車站北白房子住。我就凭着这一点点綫索，去找龙凤派出所。派出所的負責同志說：“我們一定幫助你找到弟弟。”什么感激的話都不能表达我当时的心情，我只能在心里暗暗說：“毛主席呀，毛主席，新社会真好！”

我和戶籍員到白房子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住在白房子的十几家老戶差不多都搬走了。由于这里住宅扩建，住戶逐漸增加，很不容易打听。我們挨門挨戶打听的結果，总算有一家知道那家姓傅的。但是我們知道的情况愈来愈复杂了：过去是有一家姓傅的，因为姓傅的女人不生养，确也是討了一个孩子。后来因为两口子不和，国民党时候，女的又走了道。討的那个孩子是女人带走了呢，还是男的留下了呢？这都不詳細了。派出所根据了解到的这个情况把我介紹到公安局戶籍科，戶籍科的同志幫助我了解到那家姓傅的男人現在住在南台街一路十段十九号。我知道了这个地址之后，恨不得立刻就跑去看看，戶籍科的同志很了解我的心情，当天就陪着我到了南台街。按着我們查的門牌号来到了一幢樓房門前，正巧有几个孩子在門前玩耍，其中有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脖子上系着紅領巾，胳膊上戴着“两道杠”。我愈看愈面熟，我不能再控制自己，立即上前問明姓名。他确实是姓傅。我問他：“你原来就姓傅嗎？”他說：“不知道。”我說：“你知道你是从別人家討的嗎？”

原来我弟弟也有个耳聞，但不知底細，我这么一問，他一声不响地盯着看我。我前前后后說了一遍之后，我們哥俩

抱头大哭起来……

一九五四年轉业之后，我来到了露天矿，一九五五年結了婚，現在有三个孩子，我弟弟也結了婚，現在电机厂工作。共产党使我們全家团聚，共产党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我要說我的經歷的意思，就是要讓領導打个証明，讓我到派出所把名字改过来，我想改叫周祥深，深是恩情似海深的“深”……

周祥深講完了自己的經歷之后，我們都很受感动。类似周祥深的經歷，和他要求更名換姓的事情，我們不是沒听說过，同他遭遇差不多的工人不能算少数，有种种原因——有的是生身父母遭敌人杀害不知自己的姓名；有的是被敌人逼的不得不隱姓埋名的；有的是为了保存自己同敌人进行斗争利用化名的。总之，这都是旧社会給我們遺留下的，这样的問題是愈来愈少了。由此看来，一个人的名字，的确不仅是个“代号”問題，有时候它还反映着社会問題呢。

叙 家 史

时 峰 洪 禹

在西露天矿工务段的一间休息室里，工人们正在谈论着自己的家，工人吴万波也在谈自己的家。

老 家

吴万波的老家，是抚顺东南百十里地的四道河子村。解放前，从他记事的那年起，四道河子就没有平静过。因为这里是个山区，旧中国军阀、土匪去扰乱；“九一八”以后，鬼子又常去“扫荡”。一九三四年，那年吴万波才十三岁，他父亲吴学印给地主岳化普扛活，他给岳化普家放猪。家里还有母亲和三个妹妹，一共是六口人，住着地主岳化普的一间土房。家虽然不好，但是总算有个家。秋天，虽然是个庄稼人受累的季节，可也是庄稼人渴望的时刻。一天，吴学印正在磨镰刀准备割庄稼的时候，自卫团领着鬼子和警察进了村。鬼子是实行他们的“三光政策”来了，扬言说：“四道河子有土匪，所有的人家都得迁到五龙口去。四道河子要‘并村’了！”

吳学印的祖祖輩輩都住在四道河子，虽然这儿沒有他們的一壠地，一間房，可总有点故土难离呀！吳学印家沒有搬，他們一家六口躲在村后山坳里了。晚上，他們一家眼看着村子里着了大火。第二天他們进村一看，到处是一片瓦礫。吳学印还是依依难离，他找了一堵燒焦了的山牆，又住了半个多月。

第一次搬“家”

一天天地冷了，一堵山牆遮不住霜挡不住风，吳学印一家六口，沒的吃沒的穿，到晚上，万波和三个小妹妹还盖着点破衣烂衫，爸爸和媽媽只鋪盖些稻草和树叶子。早晨他們的身上全是霜雪。这样的“家”怎么能过冬呢？爸爸亲手編了两个柳条筐，咬着牙說：“走吧，咱們不走餓不死也得冻死！”于是，一条扁担，两个柳条筐，担着万波的两个妹妹到了五龙口。

五龙口，不如說是五山口。这儿，除了高山就是峻岭，五龙口在起伏迤邐的五条峻岭环抱之中。別說是冬天，就是春天你也找不到开一小块荒地的平地，人能光燒柴不吃飯嗎？五龙口村里有磚房也有土房，有庙也有店，可就是沒有吳学印的安身处。吳学印求朋托友找了一个地主的仓房，这仓房并不比四道河子那一堵墙强多少，頂盖露着天，秫秸墙八面透风。一堵山牆好在沒有房东，住仓房却有人要錢。

吳学印家来到五龙口，一无錢二无粮，吳学印只好进深

山砍柴，万波同媽媽拄着棍子去討飯。柴禾换来的是稻糠面，娘俩討来的是豆腐渣。有稻糠面掺豆腐渣吃着他們也不嫌，可是吃了它不消化，全家人都肚子疼，大人吃了捂着肚子呻吟，孩子吃了在地下打滾。年三十晚上媽媽才要了一块大餅子，吳学印家也算过了个年。

过了年，吳学印一看这日子实在沒法过了，他听說千金寨的穷人好混，于是又用他亲手編的两个柳条筐，担着万波的两个妹妹，徒步走了三天三宿，来到了千金寨……

千金寨的“家”

耳听是虛，眼見为实。人人都說千金寨好混，可吳万波家来到千金寨三天三宿沒找着立足的地方。人人說千金寨沒有地主、自卫团；可鬼子、把头比地主还狠。

吳万波家在北龙凤一家姓田的大門洞里住了几天，房东发现了以后，好一頓盘問。吳学印說出是从五龙口来的，姓田的房东硬把他們当紅胡子看待，攆着他們走。走，还向哪儿走呢，不走，干什么？这真是沒家沒业，走投无路。吳学印只得苦苦地哀求，哀求人家讓他們一家六口安下身。那家姓田的女人倒是个“面慈心善”的人，她讓吳学印找保，找到保人还可以租給他間房子住。吳学印总算打听到一个同乡，打了張保条，姓田的女人給他倒了一間“房”。說起来，这间房实在难比那个門洞，它原来是个牛棚子。“房”里牛粪干草俱在，就是沒炕沒窗戶，不点灯也将就，“天窗”很

大，空气流通；好在一天比一天暖和了，就是没有一点遮头，也冻不死了。有了个落脚处，可没地方抓挠吃的，也不能把全家人大脖子扎上啊！偏偏吴学印又染上了伤寒病，一病二十多天，倒下就没起来。大人没吃的还可以忍，孩子没吃的却哭着扎煞手要，这一家人眼看着没个救了，邻居就给万波妈妈出主意。一个姓韩的女人看上了万波最小的妹妹小玉梅，她和万波妈妈说：“你们这日子怎么过，让我看无论如何也得想法给男人治病，我知道你们没钱，可总得想个法子呀。”

“有什么办法呢？”吴万波妈妈说。

“我看你这个小姑娘挺‘华堂’，双眼包皮的逗人喜欢，你把她……”

“不，不行……”妈妈舍不得孩子，她明白了这位邻居的意思之后，不等对方把话说出口，她就拒绝了。她是怕听那个卖字，卖儿卖女世上有，可，哪个当妈的不心疼呢。过了几天万波父亲的病还没有好，那个姓韩的女人又进了牛棚子，她说：“舍不得小的就救不了老的！错过了机会饿死小的，再耽误了老的，可就……”

马怕骑，人怕逼，万波妈妈把心一横，心想：“让孩子逃个活命吧！”把小玉梅卖给了姓韩的女人，换来了五元钱，买了三元钱的药，总算把吴学印的病治好了。

吴学印看光呆在牛棚子里不行，就到处去打听着找活儿干，听说五老屯这个地方不错，那儿有一座养活穷人的大

坑——露天矿。于是吳学印决定搬“家”。

“要走得給房錢！”姓田的女人臉上不見了笑容，逼着他們交出房錢。她說：住房給房錢，吃飯給飯錢，这是天經地义的，就凭当初收留你們全家的“好心”，也不能白了……

“你这棚子不是閑……”吳学印还没把話說完，姓田的女人便接上去，說：“閑不着，你們要不在这里住，我們还拴牲口呢。”

吳学印只好把卖女儿剩下的两元錢打了“房”錢。

五老屯的“家”

吳学印在露天矿田把头柜上找了个翻“鞦韆馬”的活儿，这总該有个安身之处了吧！他看把头家住的三个院套，正房五間，工人总得住間臭油房吧！可是，他們一家五口还是住在把头大院的門洞，还是沒有个“家”。

吳学印落在把头的眼皮底下了，上班干活儿挨打挨罵，有病上不了班也挨打挨罵。掙来的工錢不够吃頓飽飯的。没办法，十四岁的吳万波也到矿上拣包工煤。一天拣两筐包工煤掙两角錢，还不够他自己吃的。他只好晚上去“偷”煤。“偷”，讓“騾子”看着，不是打伤了腿就是打肿了臉。有一次，他讓一个“騾子”抓进了木板楼里，那个黑心的“騾子”，先是用木棒打他，然后又罰他跪在一块磚头上，这还不算，“騾子”又从脚上脫下双又臭又脏的破袜子讓他洗。吳万波

那小小的年紀，在肉体与精神上受尽了摧殘和折磨。

这还不算，有一次，他又去“偷”煤，他背着麻袋走在露天矿的大坑沿上，远远的看着来了个鬼子，他扔下煤袋就跑，誰想鬼子领着狼狗，撒出狼狗就撵。一个孩子怎么能跑过狼狗呢，他讓狼狗撵上，狼狗撕下他的衣裳，咬伤他的皮肉。一直到他渾身上下成了个血人儿，鬼子才摆手走去……

老吳家来到千金寨一年半，才真正認識了千金寨，它不象傳說里的千金寨。千金寨遍地是烏金，可是它不养活穷人。万波差一点送了命，做爹媽的哪有不心疼的，还好，他还活着，若是再出去找飯吃还不知怎样呢？

“趁着咱們还没送了命，咱們回家吧！”媽和爸商議着。爸爸想了想，咬了咬牙說：“回家！”于是他又把那个亲手編的柳条筐拿出来，咬牙頓足离开了千金寨。

回 家

老天偏和穷人作对，灾难偏跟着老吳家。吳万波家五口人又回到了五龙口，还没等安下“家”，吳学印就被鬼子抓了劳工。吳学印虽然是个四十岁的男子汉，可是由于生活的折磨，他那身子骨越来越坏。他被鬼子送到本溪湖鉄矿服苦役，一个多月就病倒了。他哀求一个出摊卖字的先生給万波写了封信，上面写着：“早来三天还得見，晚来三天难見面……”托人寄回了五龙口。吳万波接着信以后抓心撓肝地着急，去看爸爸吧，沒盘纏錢，不去吧，信上写得那么急切，

吳万波不得不求朋友找亲戚，借錢湊盘纏。多亏他舅舅东借西湊的，湊了十来块钱。他和舅舅二人立刻动了身。可是晚了，在他們到本溪的前一天，父亲就被鬼子、把头活活地拉出去了。他們見到的，是曠野坟地上一具尸体，尸体旁边有一块橡子面的饽饽，和一块啃过的蘿卜……

散 了 的 “ 家 ”

吳万波从本溪回到五龙口，很長時間瞞着媽媽。沒有不透风的墙，媽媽見本溪湖总不来信，发生了怀疑，万波只好講了实話。一家人抱头大哭一場。接着，母亲和两个小妹妹都病倒了……就在这一年里，因为缺吃少穿，万波的两个小妹妹相繼死去，媽媽改了嫁。老吳家就剩下这一根苗儿了。家，吳万波的家在哪儿，地主的地里是他的家，地主的牲口棚是他的家；曠野上是他的家，山岭上是他的家；不，地不是他的，牲口棚不是他的，曠野山岭都沒有他一草一木；他是个流浪儿，只是他还活着罢了。穷人顧不得他，富人早就忘記他是誰家的人，他成了个“野孩子”。一直到东北解放，真是天翻地复，吳万波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儿，成了现实。他分了房子分了地，成了家。直到那时他才知道，过去为什么沒有家。沒有国哪来的家呢！

新 的 家

为了支援工业建設，解放后吳万波又回到了千斤寨，

不，它不再叫千金寨，它叫撫順市。它不仅是名字改了，是世道变了，換了天地。他当上了西露天矿的工人，他不再是被敌人打罵的穷孩子了，他成了六級工，是矿山的先进生产者。

吳万波现在有了个八口之家，六个孩子，四个上了学。住的是矿上的住宅，寬寬敞敞的大瓦房，不缺吃不愁穿，現在他才真正有了家。

历尽苦难见阳光

为 工

在解放前黑暗的旧社会里，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互相勾结在一起，从乡村到城市，从工厂到矿山，就象一条无形的锁链，紧紧地套在穷人的脖子上，勒得你喘不过气来。想挣，挣不断；想摆脱，摆脱不了。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尽了苦难的中国劳动人民，才真正挣断了锁链，成了国家的主人。

请看，老矿工毛兴江的家史，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

—

毛兴江老家住在山东省东平县四里村，紧靠黄河西岸。毛兴江记事的时候，家里原有九口人。大伯父毛福池，给地主康老六家扛活，当了一辈子牛马，七十二岁了，还是个单身汉。爹爹毛福勋，六十三岁了，在东平县一家烟厂里做工。娘四十一岁。大哥毛兴连，十四岁。二哥毛兴海，十二岁。毛兴江是老三，才八岁。大姐小风，十岁。二妹小雨，五岁。小

妹沒有名字，都叫她小娃，才两岁。一家九口人，除祖輩留下来的一亩五分地和三間破草房外，別的什么也沒有，只有靠娘領着毛兴江兄妹走东村串西舍的討飯度日子。

毛兴江八岁这年秋天，黄河决口，洪水排山倒海而下，淹沒了村庄，淹沒了田野，淹沒了庄稼……儿哭娘嚎，到处是一片凄惨景象。

四里村座落在山上，洪水沒有淹着毛家。可是，滾滾的洪水，就象一头凶猛的野兽，張开着血盆大嘴，向毛家那仅有的一亩五分地扑来。眼看着快要到手的地瓜，就要讓洪水吞沒了。娘站在村头急得直躁脚。毛兴連从小长在黄河边上，懂得水性。他用两块門板扎起了木排，拿一根竹竿撐着，就迎着洪水，向地瓜地里冲去，他要和洪水爭夺地瓜。

这一亩五分地和恶霸地主老康家的地紧相連。毛兴連去起地瓜，地主老康家的大小子，也領着长工，駕着小船来起地瓜。他看見毛兴連起出的地瓜个大，駕着小船就来搶。

毛兴連先是好語劝說：“康大少爷，你可不能搶俺家的地瓜。”

那小子三角眼一瞪：“你家的，哪里有你家的地！你小子还搶了俺家的地瓜呢！”

毛兴連眼瞅着辛勤一年快要到手的地瓜叫洪水淹了，心里早憋着一股火，再看老康家这小子橫不講理，就气憤地罵了句：

“俺穷人就靠这个活命！你老康家大仓小囤的装滿了粮

食，水淹了，还要乘机捞一把，真是狼心狗肺！”

老康家大小子，平日就是仗势欺人惯了的，一听毛兴连骂他，横扫一杆，就把毛兴连打落水里。

毛兴连落入水里，猛的一翻身，就向老康家大小子驾的船猛扑上来。三摇两晃，小船翻了，两个人就在水里搏斗。老康家大小子是娇生惯养的娃娃，哪里是毛兴连的对手。众长工原都是对老康家恨得牙根痒痒的，这回看毛兴连把那小子按在水里就象灌酒葫蘆似的，都暗暗在心里称快。可是，在明面上还得装腔作势地帮着老康家大小子呐喊助威，慢慢地把小船向搏斗的地点靠攏。

老康家那小子，开始还挣扎，渐渐地就象条落水狗，只有挨打的份儿了。毛兴连看把这小子收拾得差不多了，乘着老康家长工的船正在靠攏的机会，丢开他，赶忙趟水回家了。

娘知道儿子闯下了祸，忙找出几件破旧衣服叫儿子换上，也来不及跟大爷和丈夫商量，就拉着兴连的手说：

“你快远走高飞吧！康家的事，天塌下来有娘顶着。”

毛兴连，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没有离开过娘，现在就要一个人去闯天下了，他有千言万语，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含着眼泪，含着对老康家的仇恨，匆匆地离开了故乡，离别了爹娘，离别了弟妹。走出了好远，娘跟在后面才喊了声：

“兴连儿，有了落脚的地方，就给娘捎个信！”

众长工从水里扶起老康家大小子，象赶着一条落水狗似

的把他送进老康家那高門楼的深院套里。康老六一看他的儿子被水淹得那个狼狽象，恶煞神似地暴跳，把众长工大罵了一頓，就領着几个打手到毛家来抓毛兴連。

娘气憤地挺立在門口，大声地喊：

“俺的儿子叫你們逼走了，你还找俺要人，俺找誰要人！天底下总該有个講理的地方！”

康老六瞪着血紅的母狗眼，把手里的文明棍一指，厉声地喊：“給我打！”

众打手象一群瘋狗似的扑向娘，皮鞭、棍子落在娘的身上，衣服被撕碎了，周身被打伤了，左手的三个指头被砸断了，娘昏过去了。

兴海、兴江和三个小姐妹哭喊做一团，扑向娘，身上也挨了皮鞭和棍子。

邻居亲友們听到哭喊声赶来，都指責老康家仗势欺人。康老六胆怯了。有几个年老胆大的邻居，乘机把娘从血泊中抬进屋里。康老六临走时还放出狠言說：

“不交出毛兴連，就放把火把你这臭娘們一家人燒死！”

紧接着，大爷被康老六撵回家了。爹在烟厂里做工管不了家。毛家的生活本来就够困难的了，又加上这洪水的灾难和地主的逼迫，比架在脖子上的两把刀还凶，逼得全家人无路可走。

正在这时，毛兴連捎信回来了，說他在千金寨老虎台刨

煤。娘和大爷接到信，和爹一商量，就决定投奔千金寨。

二

从山东省东平县到关东千金寨，路隔千里，娘要领着一家老小，走这漫长的路，真是难呀！

大爷挑着破筐，一头坐着小雨，一头坐着小娃。娘拄着棍子，背着全家人仅有的一床破被和一口破锅。二哥毛兴海，背着个包袱，大姐小凤领着兴江。一家人就这样一步一颠地向前挨着。顶着烈日，冒着寒风，跋山涉水，沿途乞讨。从秋天走到冬天，离开山东家时，还是赤日炎炎，来到千金寨时，已是冰天雪地了。在寒风呼啸声中，毛兴江一家人都还穿着破夹衣，忍受着饥饿和寒冷。

找到老虎台，落脚在老君庙前。穷人要想到矿里去找个人，也难得很。鬼子、把头千方百计刁难。后来，还是一位热心肠的矿工，答应给找毛兴速。

看老君庙的老头子，看见毛家老小挤在庙门前冻得颤抖的情景，同情地说：

“这一家老小，都穿得这么单薄，在外面冻也冻死了，快进到屋里来暖和暖和吧！”

这样，一家人就住在庙上了。

找到了毛兴速，只见他头发都结成了毡，人瘦得皮包骨，脸上身上都是煤尘，披着条破麻袋片。母子、兄妹见面，抱头痛哭一场。

天地虽大，就是沒有老毛家容身的地方。老君庙不能长住，托人情才在新开地湯大票名下租一間臭油房住下。毛兴連下煤洞，一个月掙六块钱，仅够維持自己生活。大爷毛福池来到老虎台就病倒了，两条腿肿得晶亮。娘和兴海、兴江、小风，一路奔波，脚上也尽是血泡。为了要活下去，为了給大爷治病，娘还得領着兴海、兴江和小风，成天串街去討飯。

剛挨过飢寒交迫的冬天，爹毛福勛又从山东老家赶来了。原来山东家里的一亩五分地和三間破草房，都讓地主康老六霸占了。烟厂主看爹毛福勛年紀老了，从他身上也榨不出多少油水，就一脚把爹踢出烟厂門外。大爷在病中，听到这个消息，更加怒火攻心，爹来到老虎台不几天，大爷就咽气了。大爷在临咽气前，还噙着眼泪呼天喚地地喊：“天呀！逼得俺穷人一条活路也沒有了！”

一个七十三岁的老雇农，为地主做了一辈子的牛馬，死后連一块棺材板也沒有。一家人都圍着大爷的尸体痛哭，沒有錢，哭也不能哭出棺材来。

湯大票的老婆，早就想要毛家的小娃了，几次提出，娘都拒絕了。这回，她又劝娘：

“她毛家孀子，人已經死了，哭也哭不活。还是想想法子，把死人打发出去吧。不为大人着想，也該为孩子找条活路啊！”

娘紧紧地摟着小闺女。小娃象懂得娘的心事，紧伏在娘

的怀里嗚嗚地哭。一家人，从上午直哭到傍黑。但是，哭还是想不出法子。最后，娘只得一狠心，讓湯家把小閨女抱走了。第二天，湯大票才派来几个人，带来一領炕席，把大爷的尸体抬出去埋葬了。

爹一路奔波来到老虎台，已經把身体累垮了，再加上对地主的恨，对烟厂主的恨，来到老虎台大爷又死了。爹一天到晚，老泪横流，咯血。他恨黄河水，他恨康老六，他恨烟厂主，他恨那个世道逼得穷人走投无路。

为了要活下去，为了給爹治病，毛兴連天天下煤洞，兴海、兴江除了跟娘出去討飯，还得提个破筐子到外面去拣煤卖。日子不好过，爹的病更是一天比一天沉重。

爹病重，兴連守在爹身边，小雨扑向兴連嗚嗚咽咽地說：“大哥，快想法把爹的病治好吧！爹不能死！不能讓爹死呀！……”

兴連强忍住泪水，安慰二姊妹：

“爹不能死，爹还要活着領我們回山东家去！”

小雨不哭了，她以为爹真的不能死呢！又扑向垂危中的爹爹：

“你真的还要領着我們回山东家去嗎？你也要象大爷那样挑着我們走嗎？”

爹伸出手来想抱抱二閨女，張了張嘴，話还没有說出口，一陣痙攣，手一摆，嘴角里流出大块大块的紫血，眼神就逐漸的停滯了。

爹咽气了，爹临死时的手势，好象是说，我这一辈子是不能领着你们回到山东家去了！又好象是说，我死了，不能再把小雨卖了换炕席呀！

娘伏在爹的身上哭，大哥兴连抱着爹的头流泪，兴海、兴江、小风、小雨，都围着爹哭。小雨哭得更是撕心裂肺的叫入伤心，她哇哇地喊：

“爹爹！你可不能死呀！不能拿俺去换炕席呀！”

她扑向哥哥，又扎向娘，一遍一遍地喊：“娘！哥！把我留下吧！别拿俺去换炕席呀！”那呼叫声就是过路的人听了也要落泪。

“好妹妹，你别哭，这回换炕席俺去！俺要换口棺材回来埋爹爹。”这是兴江安慰小雨的声音。

娘也说：“这回不卖你了，俺一家人，死，死在一起。”

但是，哭顶不了事，想死在一起也难。最后，小雨还是象小娃一样，让邻居老徐家的媳妇抱走了。爹也同样只用一领炕席就卷出去埋了。

爹死后不几天，小雨、小娃也死了。她俩被抱走后，成天哭爹喊娘，活活的哭死了。

大爷和爹死了，小雨和小娃死了，汤大票更是翻脸无情，几次撵毛家搬家。

在这人地两生的地方，搬到哪里去呢？这是把穷人往绝路上逼啊！

这天，娘领着兴海、兴江、小风乞讨回来。一看，屋门

被釘上了，封死了，一口破鍋，一床破被，几件破衣服都散扔在外面。

老虎台也沒有毛家容身的地方了。

三

娘卷起破被，背起破鍋，决定領着两儿一女离开这虎口。可是，又有什么地方能容毛家存身呢？

娘領着兴海、兴江和小凤，走不几步，心里又想，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还應該和大儿子兴連見一面。

娘儿四人，对坐在馬路旁流泪。终于把兴連盼回来了。可是，一个“煤黑子”，在那个吃人的旧社会里，又能够想出什么办法呢？最后，还只得由娘領着弟妹們走。

兴連跟在后面含着眼泪說：

“娘，你領着弟妹們走后，俺也要离开这里，俺要报仇！”

娘把兴連拉到身边，左瞅右瞅，又用衣襟擦了又擦兴連臉上的煤灰，最后伸出左手，指着三个断指头說：

“儿要記住：在黄河岸边，娘的手指是怎么断的；到老虎台，你爹和大爷是怎么死的；今天，娘又是怎么走的；都是地主、把头 and 这世道逼的……”

說到这里，娘已經說不下去了。又停了好一会，她才松开兴連的手說：

“你也早些想法离开这虎口吧！”

兴連只是流泪，說不出一句話。母子兄妹就这样含着眼

泪分别了。

娘走后不几天，兴連也离开了老虎台。直到今天，也不知道下落。

娘领着兴海、兴江和小风，往东边山里走去，乞討到哪里天黑，就在哪里住下。荒郊野外，村头巷尾，都是他娘



儿栖身的地方。鋪的是地，盖的是天，常常睡到深更半夜，不是被汪汪的狗叫声惊醒，就是被富人家的看門人来撵走。

这样的流浪生活过了一年多，老二兴海十四岁了，娘留他在南杂木，給一户姓赵的地主放猪。自己领着兴江、小风，繼續向东边山里走去。后来，流落到长山堡。娘在姓賈的家里做飯洗衣服，小风給姓富的地主喂猪，小兴江給姓潘的地主放猪。白天，各人出去給人家做奴隶，晚上回来都跟

着娘住在老賈家，总算又有一个安身的地方了。

十岁的小兴江，成天赶着十几口克郎和一口老母猪，滿山遍岭地跑，稍有点不如地主的意，不是挨打就是挨罵。小风才十二岁，成天在地主家里挑水、濫猪食、喂猪，稍慢一点，也要受地主婆娘的責罵。

有一次，小风在濫猪食时扎了手，接着就中毒发炎，胳膊肿得有小碗口粗。小风痛得直哭，地主婆娘不但不讓她歇一下，还指着小风的鼻尖子罵：

“誰家有閑飯养活閑人。端我家的碗，就得听我的指使。”

毛兴江想讓姐姐歇歇，就說：

“俺来給你家喂猪吧。”

地主婆娘也不讓。

小风的病，一天比一天沉重。娘向老富家提出：

“是不是借几个錢，請个先生給孩子看看病。”

地主婆娘眼睛一瞪說：

“一个穷人家的丫头，命还这么珍貴！有錢你就請先生去，我可沒那份閑錢。”

娘气的泪水直在眼珠子里打轉轉，人穷，連活的权利也被剝夺了！

十二岁的小风，就讓这病、痛、累，活活地折磨死了。

娘埋下小风以后，把兴海接到长山堡說：

“这回，俺娘儿，死，死在一起；活，活在一块；可別再东离西散的了。”

兴海来到长山堡，还得给地主放猪。

苦难的岁月，又熬过了两年，到了一九三二年。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东边山里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不断传言，小鬼子要发兵到东边山里来“讨伐”，地主逼着毛家母子赶快走。兴海也不愿再留在东边山里受地主的窝囊气，就和娘商量：

“娘，俺们还是回到千金寨去吧！”

娘一听“千金寨”三个字，眼泪就刷刷地流。她想起了死去的丈夫和大爷，想起了死去的小雨和小娃，大儿子兴连也是在那里离散的。她怕听“千金寨”三个字。可是，不到“千金寨”又到哪里去呢？娘思谋了好几天，一狠心，还是回到千金寨去，明知是虎口，也只有虎口里求生。

离开长山堡的时候，娘领着兴海、兴江，到小凤的坟头上痛哭了一场。来到东边山里时，娘儿母女四人，现在只剩下三个人了，做娘的心痛！

兴海、兴江劝娘：

“俺们走吧！”

娘还是止不住地流泪，手摸着兴海、兴江的头顶说：

“儿，娘身旁只剩下你兄弟二人了，回到千金寨那个虎口里，要再有个三长两短的，娘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爹爹和大爷啊！”

兴海、兴江知道娘的心事，都跪在娘的身边说：

“娘，儿一定好好听娘的话，等儿长大了，俺们的日子

就好过了！”

他們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可是，在那个黑黯的旧社会里，摆在穷人面前的现实，却是更加殘酷无情。

四

毛家娘儿再次来到撫順时，只見街上挂着“膏药旗”，到处是日寇的宪兵、警察，他們見到中国人，不是打就是罵。矿山里的监工、把头，看房子的先生們，在日寇主子的指使下，更加紧了对中国工人的压榨和剝削。兴海为了讓娘和弟弟能吃上一口飽飯，到老虎台采炭所挂了号。那年他才十六岁，要和成年人一样扛道木，一天干十三、四个小时活，想歇下来喘口气，就要挨鬼子的鞭子和把头的鎬把。

兴海挂号不久，就累得大口大口地吐血。开始，他还想瞒着娘和弟弟，免得娘为他的病操心。后来，病一天比一天沉重，走路都歪歪倒倒的了，他才把吐血的真情告訴了娘。娘要他在家里养病。可是家里穷，不下煤洞就沒有飯吃，还得硬挺着下煤洞。娘为兴海的病着急，兴江也为哥哥的病发愁。这年兴江才十三岁，就說：

“娘，讓俺去卖小工，讓俺出去拣煤卖錢，給哥哥治病。”

娘知道，那年月拣煤、卖小工是受的什么罪。但是，一家三口人要活下去，兴海的病要治，除了走这条路，又有什么办法呢？娘只有点头同意了。

一天下午，小兴江拣了一筐煤，在往回走的路上，遇見

了外勤“騾子”王福同。这小子是日寇的忠实走狗，整天牵着条狼狗，挥舞着皮鞭，在矿前矿后转游，专门和中国矿工和穷人作对。他看到毛兴江拣煤，二话没问，就把毛兴江抓去扔进狼狗圈里，让狼狗撕毛兴江的衣服，让狼狗把毛兴江咬死。

毛兴江被扔进狼狗圈里，两条气势汹汹的狼狗，呲牙咧嘴地向他扑来，撕他的衣服，用爪子抓他。毛兴江的衣服被撕光了，浑身被抓得一条一条的血痕。就在狼狗两眼射出凶光要咬他的时候，为了要活下去，他忍着痛，含着泪，伸手搔了搔狼狗的痒。狼狗就俯首贴耳地伏在地下不咬他了。

一夜过去，王福同这个死心踏地的走狗，看狼狗没有把毛兴江咬死，还以为是毛兴江命大，就把毛兴江提出来，刷了他一身一臉的臭油，让鬼子藤井看了哈哈一笑，然后才把他放了。

娘听说小兴江被扔进狼狗圈里，哭了一夜，眼泪都流干了。毛兴江回到家里，脸煞白。母子相对，说不出话来。

才十三岁的毛兴江，经受了这一场折磨，卧床病了六个月，头发都落光了。

兴海吐血的病拖了三年，娘和兴江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挽救住这年轻的生命。兴海在临咽气的时候，还紧紧拉住弟弟兴江的手说：

“俺毛家就剩下你这一条根了，要好好养娘……”

话还没有说完，又大口地吐出鲜血，终于血尽人亡了。

埋葬了哥哥，就剩下毛兴江和娘了。为了还清给哥哥治病欠的债，毛兴江白天出去当小工，晚上回家还要出去拣煤

卖。娘更是担心得日夜泪水不干，常念叨說：

“娘就你这一个儿子了，要再有个三长两短的，可叫娘依靠何人啊！”

日寇对矿区的統治，一天比一天紧，一天比一天殘酷。漸漸做小工、拣煤的路都被堵死了。毛兴江被逼得无法，又只得到老虎台矿挂号，在井下做充填工人。毛兴江头一天下井，沒有給鬼子藤井行礼，就挨了藤井两耳光子，打得两眼冒金花。他真想和鬼子拚了，但是，他忍耐着。

生活的折磨，老工人的帮助，使他漸漸学会了一套“胡弄鬼”的办法，从此以后，他一直在矿井里做充填工人。

一九四五年秋天，日寇投降了。毛兴江想：这回俺中国人該可以揚眉吐气了。可是，不久又来了国民党反动派，那些“接收大員”們，只知道盜卖矿山的財物，自己发财，誰也不管矿工死活。更糟的是三天要丁，两天抓伕，国民党在撫順占了三年，毛兴江就在井下住了两年半，不敢回家，見不到阳光。

五

一九四八年冬，撫順解放了。毛兴江母子象将死的枯木，在春天的阳光雨露的滋潤下，又发出了新芽。就在这年，毛兴江結了婚。

当毛兴江有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娘抱着小孙女激动地說：

“你可算生在好时候了，沒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領導，俺老毛家都快断后了，想也沒有想到俺还能抱到小孙子。”

土改时，恶霸地主康老六受到了人民政府的惩办。矿工的生活更是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兴江一九五三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四月，党又送他到撫順矿区干部学校学习文化。娘听到这个消息后，把毛兴江拉到面前瞅了又瞅，两眼闪着泪花激动地说：

“爹娘养了你的身子，没有钱供你上学，现在共产党供你上学了。共产党，毛主席，对俺穷人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

毛兴江从干校毕业后，回矿不久，就提升为副班长。小时候一天书没念的穷孩子，现在，他已经能看报，会写信，能读毛主席的著作了。他的几个孩子：大女儿进了初中，是共青团员，两个小子和二女儿在念小学，都系上了红领巾。他们都生活在幸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父辈的童年，是怎样从苦难的煎熬中度过来的，他们还不能理解。

毛兴江每当想起旧社会的苦，对比今天的甜，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孩子们：要热爱共产党，要热爱毛主席，要好好学习，要记住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得来的不易，要热爱今天的幸福生活，还要为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在矿山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兴江在谈到自己的家史时，常对工友们说：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毛兴江，党救活了我，党教育了我，我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我要把我的后半辈子献给人民的矿山，献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毛兴江说出了多少矿工的心里话啊。

附 录

牟家大柜

——记一个封建把头的发家史

龙凤矿矿史小组整理

在龙凤矿前、东山老君庙西边，有一幢青砖灰瓦的二层楼房。楼房东南两面齐头齐脑、四方四角，显得非常猥猥丑丑，加上朝东开着的两扇包铁脚钉的大门，活象一座监狱；从西北方望去，楼房的平台由于东西和南北被楼房遮着，阴森黑暗，好象一口黑漆棺材，楼的后院还有四间平房，犹如蜷曲的老虎尾巴。整个建筑结构是这样丑陋，不伦不类，不怪工人们都叫它“四不象”。

这幢楼房是伪满时期汉奸大把头——牟金义的住宅兼大柜。在这里他吮吸着上万矿工的血汗，在这里豢养着七十多个小把头，上百个走狗，通过他们来统治和压榨工人。

由大门进去，迎面挂着一块黑地金字大招牌，上书：“牟家大柜”。楼上是牟金义和他小老婆的住室，楼下是大柜的账房，十几个管账“先生”，笔不停挥，算盘噼啪乱响，忙碌地为他们的主子盘算着剥削工人的血汗。

工人們曾編过一首歌謠來形容漢奸把頭的罪惡：

大柜算盤一响，
把頭黃金萬兩，
走狗喝口肥湯，
工人餓斷肚腸。

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四五年，牟金義在龍鳳礦從工人身上盤剝去六十多萬元偽幣。用這些錢大買房產，先後在撫順、濟南、濟寧、濰澤等地買了一百六十二間房子；並招妓納妾，開設店鋪。他勾結日偽，依靠敵偽勢力，在撫順地區橫行霸道，官私兩場說一不二，要財有財，要勢有勢，儼然成為這一帶的“土皇帝”。

牟金義是山東濰澤縣人，中等個、禿頭頂、長瓜臉，一雙賊眼閃着凶光。他十幾歲曾出家當過老道，因不甘於過那種道士的清苦生活，二十多歲來到撫順萬達屋礦井當了小把頭。搜了幾個錢又回到山東，投到軍閥張宗昌的部下當連長、營長直到團長。這個不學無術的流氓，雖然並不懂什麼軍事知識，可是，舊社會錢能買通神，凭着當小把頭搜刮來的幾個錢，居然爬到團長的職位。其實這也並不奇怪，在那軍閥割據、互謀吞并、連年混戰的年代里，軍隊無非是些穿着号褂子（軍裝）的土匪，軍官不過是個土匪頭罷了。這在牟金義看來當軍官和當把頭沒啥不同，把頭是吃工人的肉，軍官是喝“丘八”的血；而且當軍官還可以直接搜刮老百姓，比當把頭更愜意一些。後來張宗昌被推翻下台，牟金義脫掉

軍裝，換上便服，又重返撫順。

牟金义利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和年輕妖艳的小老婆作魚餌，很快就和撫順炭矿日本头子渡边三郎勾搭在一起。知道内幕的人，无不唾罵这个寡廉鮮耻的民族敗类，譏笑他甘願把一頂綠头巾戴在自己头上，但牟金义却心安理得。不久即被派到龙凤矿当上把头。在他初到龙凤矿时，只管轄三十个工人，大把头楊井义并沒把他看在眼里，其他小把头也都排挤他，欺他人少資格嫩。牟金义不但狠如恶狼，而且狡猾赛过狐狸，他知道要想获胜是要費些周折的。于是拿出全部卑鄙手段，一方面用其小老婆的姿色去勾引龙凤采炭所长，經常把日本人請到家来大摆酒宴，送貴重礼物，取得日本主子的欢心；一方面他又极力和工人們套近乎，虛情假意地問寒問暖，有时工人病了，他也假惺惺地表示“关心”，甚至“慷慨”地拿几个錢請医生診治。当时，别的把头对工人都非常凶狠毒辣，不管工人有病沒病，是死是活，都用鎬把往井下轟着去干活。有違抗的，就送到劳务系灌凉水、坐老虎凳，不死也得脫层皮。

别的把头对工人的工資都是任意克扣和拖延发放的。牟金义为买动工人的心，却按时发薪。

相形之下，牟金义伪装的把戏将工人們蒙蔽了，一傳十，十傳百，工人紛紛投到他这儿来，他管轄的工人急剧增加，从以往的三十多人增加到一千三百多人。相对的，其他把头管轄的工人日漸减少。他成了人員最多、势力最大的把头，

也成了日本主子手下最紅的一名看家狗了。

小把头們一变过去态度，个个向牟金义靠攏，拜到牟氏門下，大把头楊井义众叛亲离，門庭冷落，又經常被日本所长斥罵，看看难以立足，便灰溜溜地溜走了。一九三八年，牟金义便爬上了大把头的交椅。当时，正是日寇发动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的第二年。軍需、工业需煤量剧增，要求更多地掠夺地下資源。但是矿山的悲慘生活和死亡威胁，逼得工人走死逃亡，这个矿減員很大，新的补給却越来越困难，人力不足成了最为严重的問題。牟金义心中悶悶不乐，一是因为工人逐漸减少对自己收入有影响（工人每挣一百元，他即抽佣八元），二是工人少了挖不出煤来，怕主子对他不信任。正在这时候，他的一个同宗兄弟由山东到撫順来了，把家乡的情况和他一說，牟金义頓时轉忧为喜，一面安置他兄弟食宿，一面給日本所长打电话，請他来喝酒。

原来牟金义的家乡靠近黄河，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无意抗战，一遇日本侵略軍即节节败退，日寇遂得以长驅直入。兵临黄河，国民党不抵抗，却扒开黄河花园堤口，致使黄河水出槽改道，泛濫成灾。沒淹着日寇，黄河沿岸百姓却遭了殃。牟金义認為有机可乘了，他想：如果打着招工的招牌，再夸耀一下矿山的生活如何好，哪怕那些快要餓死的穷鬼不上鈎呢！牟金义当下把这种打算跟鬼子一談，喜得鬼子手舞足蹈，拍着牟的肩膀哈哈大笑，并豎起大拇指連喊：“腰細、腰細（好、好）！”

进关招工的事情很快議妥，撫順炭矿事務所（相当于現在的矿务局）渡边三郎亲自和牟金义商定招工經費和佣金，并派劳务課长松本和他同往。到了水灾地区，牟金义以关心亲人的姿态出现在济宁、金乡、魚台等县的难民群里，把早已准备好的能把死人說活了的一套鬼話搬出来进行游說：

“到关东去吧！那边地广人稀，遍地是宝，真是养活咱穷人的去处。撫順炭矿的大井架子十好几层楼高，一眼望不到頂，見見世面去吧！工人吃的粳米白面，住的高楼大厦，一个月掙好几十元呀！年头好了，願多咱回家乡多咱走，不扣不留。咱都是同乡，常言說的好：兔子不吃窩边草。我牟金义要撒一句謊，将来还有臉儿回来嗎！”

这些謊言騙了成千上万的人，連草根树皮都吃不到口的难民們自然动了心。“真的，放着活路不走，为啥在这等死呀！”不出几天就招了四千多人。

牟金义回乡招工这一炮打响了，渡边三郎大排酒宴慰劳他。以后几次进关，先后在济南、济宁等地設下分柜，专门办理招工事宜。并派出大批爪牙，南至江苏，北至河北，大肆招工。从那时起，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止，陆續招来的劳工有几万。

几万劳工和他們的家屬来到撫順后的命运究竟是怎样呢？这里仅把第一批来矿的劳工悲惨状况簡述一下，就可見一斑了。

四千名劳工加上家屬就有六千来人，到撫順后，被分配

到四个矿里，只龙凤一个矿即分来两千多名。先說住处吧：日本人是不肯拿錢給这些人盖房子的；只好把这些人塞到井口的走廊、澡塘子和仓库里。这些地方也容納不下，牟金义又想了个办法，用六尺长的圓木釘起二层閣楼，就算是劳工的房子，不分男女老幼挤在一起。男的每天被赶下井去做牛馬，家屬們住在这不見太阳的閣楼上，象关在監獄里一样。垃圾粪便到处都是，人們从这里走过都捏着鼻子，工人們被折磨得哪里还象个人样！

再說吃的吧：工人每天三角飯票，只能买十来个蒜头大的窩窩头，一日三餐光工人自己也填不滿肚子，哪里还有給妻儿老小吃的。餓急了，只好到山坡上野地里找些野菜来，在外边支上两块磚攏火煮煮吃。虽然，那时工人每月除去扣飯票錢还可剩十几元錢，可是牟金义把招工时所花的車船費、飯費都从这些人工資里扣出，独身汉三两个月內是开不到錢的，拉家带口的那就更需要時間了，可怜那些苦难灾民，都陷进了这人間地獄，原来所謂高楼大厦、粳米白面全是些騙人的鬼話。

飢餓、疾病、忧虑、絕望，齐襲着这群苦难的人，很多人被夺去了生命。有的在地鋪和閣楼上呻吟着死去了，有的走在外边煮野菜就再也起不来了。死亡的人橫躺豎臥。有的夫死妻存，有的妻小俱亡，仅剩孑然一身，甚至有的全家死光。如白怀孟一家九口人，最后仅剩他一个人；赵克有全家十一口人，死去九口。不到一年時間，两千多人死亡过半。

至于牟金义所說的“願多咱回家多咱走，不拦不留”的謊言，更无法兌現。小把头爪牙和外勤狗腿子們，象看管犯人一样，虎視眈眈地手提鎬把皮鞭严密地監視着被招来的劳工，使你无法脫逃。即便是逃出矿山，也逃脫不掉在市郊各要路口、車站、渡口所遍布的伪劳工协会的外勤稽查，如被这些狗腿子查获，輕者解回矿山，重者送矯正輔導院关起来，无限期地服劳役。

牟金义招工时所講的甜言蜜語，有一句話却是实在的，那就是“炭矿的大井架子十好几层楼高，一眼望不到頂”。这个“世面”确是見到了，不单是見到了，劳工們还乘上大卷揚机的罐籠，每天在井口升降了，但他們都是被棍棒皮鞭驅逐着下去的。在那黑暗潮湿的矿坑里，他們不熟悉周圍恶劣的自然环境，不懂得操作，連下井的起碼常識都不明白，尽管这样，仍得被迫着举起鍬鎬冒險硬干。对煤矿經驗丰富的老矿工来說，还“入井三分險”呢，对这些新手，自然是事故頻繁；新工人伤亡惨重。

伪滿时期，日伪警察对工人控制很严，被騙来的劳工是需要落戶的，否則，非但任何食物都得不到配給，还有被抓进監獄的危險。但要想順利地落戶也非常困难，伪警察署百般刁难，橫生是非，极力拖延。牟金义是曉得內幕的，便給伪警察署送去一些酒、魚、肉抹嘴，就把戶口全落下了。但轉回头来，他又向新工人夸耀他的手眼通天，又是如何关心同乡的痛苦，买得虛伪人情。最后还要每戶拿出八元錢来，

做为落戶口的走路費。

“不杀穷人不富，不克扣工人不发”，这是牟金义的处世哲学，他从干上大把头，处心积虑地无孔不入地进行剥削。他在龙凤矿成立卖店，办理集体汇款，設戏院，开妓館，从工人工資中抽药費、扣儲蓄等等来榨取矿工的血汗。

卖店是卖飯的。过去本来是矿里专为工人設立的吃飯場所，由鬼子經營。后来鬼子从中貪污，引起工人不滿。牟金义就借着这个机会向鬼子所长煽风点火說：“工人对卖店不滿，都要上事务所請願去，我也沒办法管。”鬼子所长怕工人鬧事，忙求牟金义帮助解决。牟当即提出由大柜接办卖店，鬼子所长立即答应了。开始接管卖店时窩头还比較大，但越来越糟，到后来不但窩头小了，还往里掺橡子面、烂土豆，又苦又涩，工人們有冤无处訴，不吃到別处又买不到，只好捂着鼻子往下咽。但牟金义却从中大发橫財，每年淨得紅利三万多元。当然，除得利外，他还控制工人按时出勤，因为不出勤就不給粮票，工人就得餓着。

办理集体汇款，是剥削工人的另一种手段。它的緣起是这样的。在撫順煤矿的矿工中，当地人很少，絕大多数是关內冀、魯、豫等省人，而尤以山东人为多。矿工們有家眷的极少，独身汉最多。他們冒着生命危險，省吃儉用的积攢几个錢，需要寄回家去养活老小。但自“七七”事变后，以山海关为界，关內是伪中华民国汪記汉奸政权，关外是伪滿洲国，一块完整的国上被日寇割裂为两个“国度”，于是經

济、文化都遭到封鎖。日寇关东軍大本营恐怕工人們大量汇款会造成伪滿洲国的“收支不平衡”，便橫加阻碍，因此工人汇款成了大問題。工人不能汇款，自然更不願繼續在矿山做牛馬，紛紛要求离去。鬼子和把头們如何肯放走这些廉价劳动力？經几度交涉，終于答应解决汇款問題，但限制一定数量不准多汇。牟金义抓住这个机会，把汇票全部搬到大柜，工人們汇款都要交到大柜，由他集中代汇。以后又在山东济宁分柜設立“十县汇款送达所”，凡原籍鄆城、金乡、魚台、兗州等十县的矿工的汇款統一由他包办。

他所以这么“热心”地包办汇款，无非是要从中捞一把，将这笔錢投机倒把放高利貸，长期拖延不交付工人家中，使那些指望工資生活的家庭倍遭冻餓之苦，但他对工人却是另一副面貌，假意以关心家乡人的口吻說：“别胡乱花了，开支把錢送我这儿来給你汇家去。唉！年輕人沒把握呀，沒个管教不行啊！”甚至有的时候竟直接扣留工資，只发給工人几元錢零花，当工人找来追問时，他还理直气壮地說，“傻瓜，这还不是为你好，把錢汇家去妻儿老小都能养活，带在你身上吃喝嫖賭几天就光了！真的，对你們就得来点硬的，哈……”一陣好笑，把工人支吾走了。

这还嫌不够，他借口“照顧”工人的娱乐，在老君庙旁盖了一座戏院，接来戏班子演戏。剧目多半是些荒誕、色情的东西。牟金义以此向工人們送情說：“我开这个园子，就是为弟兄娱乐解悶，干一天活儿，應該乐呵乐呵，賠賺我是

不在乎的……”賠錢的買賣他哪里肯做，妓館、戲院這兩項，每月他獲純利一千四百多元。其目的自然遠不止此，無論是嫖妓也罷、看色情戲劇也罷，都將使人麻醉墮落，意志消沉，斗志松懈，以便長期被其奴役。

至于按月由工資扣去的一至二元的儲蓄，也只是剝削的代名詞，煤礦工人流動性很大，又多是逃走的，誰還敢跑到大櫃去索還儲蓄，那不等于自投羅網嗎；就是几十年的老礦工也是只見扣沒見還，毫無疑問，這筆錢早裝進牟金義的私囊了！

牟金義真叫手眼通天、八路進財，招工有他的經費，來礦干活他要抽佣，賣店吃飯他可以剝削，落戶口、匯錢、看戲……他都能進財，即使是勞工死亡之後，他還要侵吞礦里發的六元錢的葬祭金。

有啥頭目就有啥嘍囉，那七十多個小把頭和其他爪牙更是工人的死對頭。他們直接克扣工人應得的配給品，公開設賭抽頭，販賣鴉片、白面、嗎啡等毒品，從中圖利。并用各種名堂敲詐勒索，如辦“望空”，把他們早已死去的爹媽，寫個牌位，搭上席棚，雇幾個人吹吹打打，擺几桌酒席，工人們都得來送禮，結果他們大發其財。“抓彩”，用一個有四十個孔的木盒，孔內各有一個紙條，讓工人們每人拿一元錢抓一下，據說條上有的寫着手表或是金戒指，但這是騙局，工人們誰也抓不着。孩子滿月、兒子娶媳婦、姑娘出門子，都得請客，工人們都得拿錢。

工人們忍受着层层剝削，每天被驅使着下井去干十二个小时以上的活兒，年深日久，被折騰得弯腰駝背，面容憔悴、骨瘦如柴，掙扎在死亡的边沿。有一首“头字令”的矿工謠，道出了矿工們的悲慘的生活实况：

吃的糠面窩窩头，
穿的破烂麻袋头，
睡觉枕着破磚头，
炕上鋪的破席头，
冻的抱着肩膀头，
瘦的渾身淨骨头，
.....。

牟金义和他的爪牙們的滔天罪行是說不尽的，这仇恨比山高、比海深。但在日寇投降后，他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搖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的警察分局长、清剿队团长，仍旧騎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他的好梦并沒做长，終于沒逃出人民的制裁，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六日，人民政府将他逮捕归案。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依法把他枪决了。